

TH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OF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FEB 20 1957

T1074/7962

劉會孟

薛君采

楊升菴

孫月峰

四大家批點

關尹子

稽古齋重梓

關尹子敘

夫道本無名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吾不知其名彊名曰道既曰無名而不知
其名矣則不可以言言也如是則聖人於
道惟當不立言不立文字然聖人欲曉天
下後世苟不彊立其名以述其實則所謂
道者將絕學而無傳矣關令尹望雲氣以
候老子出關邀而畱之師其道而請立言

劉會孟

薛君采

楊升菴

孫月峰

四大家批點

關尹子

稽古齋重梓

關尹子叙

關尹與柱下三先生同時而三先生合刻率遺文始
 顧漆園天下類關老而一之古之博大真人哉故當
 紫氣浮而不下不能洞駭他人而關且惟交臂之恐
 恐蓋三先生之河漢也不欲半尺柱而自足而關特
 以微入以簡出一似高坐不作漢語者詘關者不無
 疑為碎金為屑玉或媿于陣馬風檣一掃千兔之流
 而周則自媿久矣其自謂謬悠荒唐無端崖則以謬
 悠荒唐無端崖者任人先而已取後關之道然也老
 之道然也夫以煙墨之不言而驅染甚也吾未知未

解裙襦口中有珠果有當於青心之麥不也而刺其
壘短其墻使人以之相商如嚼蠟或過而相戒輒如
懲羹吾政欲以諸先生之言使之言而且以諸先生
之道心之道則試若水若鏡而活自託也文章之道
然也刻之

朱蔚然茂叔

關尹子敘

夫道本無名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吾不知其名彊名曰道既曰無名而不知
其名矣則不可以言言也如是則聖人於
道惟當不立言不立文字然聖人欲曉天
下後世苟不彊立其名以述其實則所謂
道者將絕學而無傳矣關令尹望雲氣以
候老子出關邀而畱之師其道而請立言

以惠天下後世則聖人慈愍後學之心至矣及乎得老子之道傳五千言之後乃述是書以曉天下後世而露五千言之所未述之旨然是道也不可名言之道也而是書也所述無言之言也則其言豈可以百家窺哉宜乎莊子聞其風而悅之自以其學出觀是書首篇之言似發明五千言之旨而爲道德經作傳也學者當與道德經參觀之庶幾心釋神悟於是書矣若夫因是書感悟之後而復隨世俗一曲之士輕生誣謗不生恭敬侮聖人之言則其人本以心之神靈者悟是書之旨必復爲心之不神不靈者昧其性天而隨失其悟矣是書之靈必至如是讀是書者可不若葛稚川愛之誦之歲之拜之哉

陳顯微謹敘

關尹子卷上

宋陳顯微抱一子註

明朱蔚然茂叔父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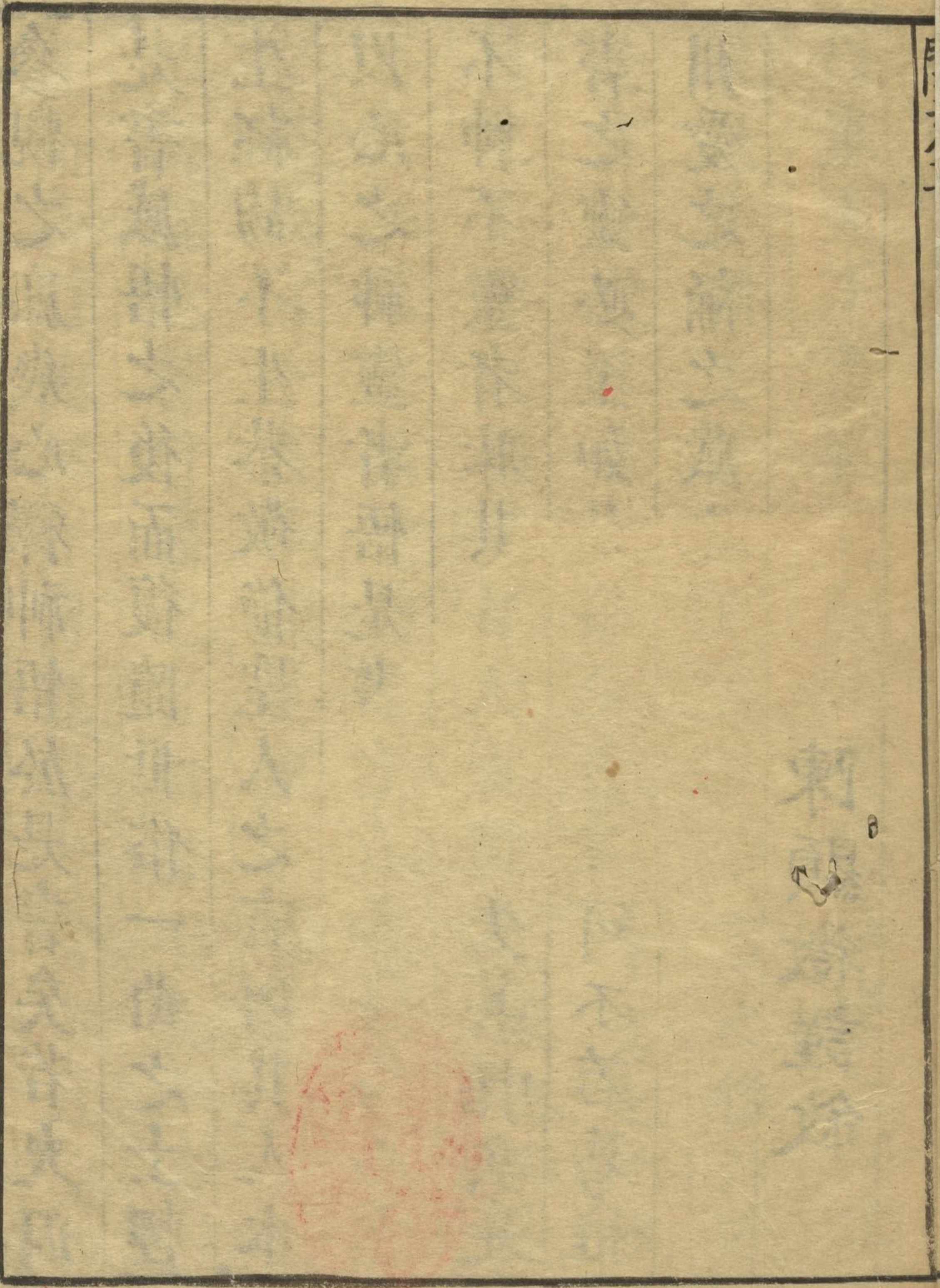
一字篇 凡二十人章

字者道也



關尹子曰非有道不可言不可言即道非有道不可
思不可思即道天物怒流人事錯錯然若若乎回也
曼曼乎關也勿勿乎似而非也而爭之而介之而喁
之而嘖之而去之而要之言之如吹影思之如鏤塵

孫鑛曰與
氣子首篇
怒而飛字
法始有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聖智造迷。鬼神不識。惟不可爲。不可致。不可測。不可分。故曰天曰命曰神曰玄。合曰道。

老聃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世之學者罕見關尹子書而多以百家之言及臆說解之。愈不能明老子之旨。關尹謂使有道不可言。則道與言爲二。惟不可言卽道。則言與道爲一。學者驟觀非有道不可言。多誤認爲有道可言。若有道可言。則當云有道非不可言。不曰非有道不可言也。今曰非有道不可言。不可言卽道。是則翻老子之言。

孫鑄曰讀
子書非言
外其旨不
盡

以明老子言外之旨也。此言翻之。則曰非有道不可道。不可道旣道。旣翻出不可道卽道。則翻出道可道非道矣。道可道非道卽是老子道可道非常道也。或者猶疑可道爲口道之道。愚又翻經言以曉之。曰如口空可空非真空。使其可空卽是有物。窒而不空之處。豈謂之真空乎。知空可空非真空。則知道可道非常道矣。或者喻曰如心心如性性皆可用功以人爲。而道獨不可以人爲。故不可以道道也。向非翻言外之旨。吾終世不能明老子之

經旨矣。世人又多被常字轉了。將謂老子有非常之道。然老子立此常字者。政恐世人疑吾所謂道有異乎人也。殊不知此乃通天下之常道爾。猶強名曰道者。通天下之常名爾。是道也。通天徹地。亘古亘今。無往而不在。纔開口言。則去道遠矣。故曰二也。纔指此彊名之名。為可名。則非名矣。惟不可名。故假常名。彊名之。猶曰非有名。不可名。不可名。即名也。是則不可言。即道不可名。即老子可道。則非常道。可名則非常名之意也。然則老子大

解讀言蒙
莊稱老子
古之博大
真人哉註
謂大聖人
無以自
辨

聖人也。其言如天之不言之言。非有大聖人如關尹子者。疇能復以不言之言。發明其言外之旨哉。然關尹子既發明不可名言之旨矣。又恐世人謂道不可名言。則可以思而得之。故又曰非有道不可思。不可思。即道與上意同。噫。可言可思。皆人也。不可言不可思。皆天也。然則人與天果可以異觀乎。曰人皆可曰天。然則人與天果可以同觀乎。曰天物怒流。人事錯錯。有相若而回者。有相憂而闕者。有相勿而似而非者。或爭而日以心鬪。或介而

不交於物。或喞而呵。叱之。或噴而呼喚之。或去而離之。或要而合之。天物人事不齊如此。豈可以同觀哉。今欲以人之言思及之。譬如吹影鏤塵。徒勞心耳。是道也。聖智造之。猶迷鬼神測之不識。惟其不可為。故曰天不可致。故曰命不可測。故曰神不可分。故曰玄。合是四者。彊名曰道。

無一物非天。無一物非命。無一物非神。無一物非玄。物既如此。人豈不然。人皆可曰天人。皆可曰神人。皆可致命。通玄不可。彼天此非天。彼神此非神。彼命此

是。天際直
人語鬼谷
鳴冠者流
能。舉。集。字

非命。彼玄此非玄。是以善吾道者。卽一物中。知天盡神。致命造玄。學之。徇異名。析同實。得之。契同實。忘異名。

老聃言道。繼之以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關尹子恐學者徇異名。析同實。而竝以天命神玄四者異觀之。故於此章。重言卽一物中。可以知天。盡神。致命。造玄。物物皆然。人人本具。不可彼天。此非天。彼神。此非神。彼命。此非命。彼玄。此非玄也。是則或曰妙哉。

曰微或曰玄亦物物皆然人人本具惟得之者契其同有之實忘其異謂之名至於玄之又玄可以入道矣

此數語題水篇末如

觀道者如觀水以觀沼為未足則之河之江之海曰水至也殊不知我之津液涎淚皆水

尺有千里之蓄

觀道如觀水則我與水為二矣所觀愈大所岐愈遠反照回光則吾身自有沼河江海也令之津液涎淚皆水非吾身中之沼河江海之發見者乎昧者不知耳

是無語而

出之精深

所以為子

道無人聖人不見甲是道乙非道道無我聖人不見已進道已退道以不有道故不無道以不得道故不

失道
有人則我與人為二有我則我與道為二我不可有道可有乎我不可得道可得乎惟不有我者然後能不無我惟不得我者然後能不失我不有不無不得不失豈如事物之有成壞得喪哉彼自執有所得者烏足以語此

不知道妄意卜者如射覆盂高之存金存玉中之存

楊慎曰典家莊以余

注以瓦注
詔類而角
雅
羽字更俊

角存羽卑之存瓦存石是乎非是乎惟置物者知之

使置物者不置物於覆孟之下則徒勞射覆者卜

度矣是則甲置物而乙射覆為兩人矣今焉甲自

置之而甲自射之而不知所置何物何邪以物欲

為孟以識陰為覆雖有大智力亦不能射此覆孟

而悟其置也何則併與置之時忘之矣自疑以為

他人置之而我射之卜度終身而不能得一旦揭

去物欲之孟破除識陰之覆而見其所置之物方

悟置之者非他人而前日存金存玉存角存羽存

瓦存石之想皆妄意也噫覆孟之下果何物耶學

者毋以為未嘗置而昧之

一陶能作萬器終無有一器能作陶者能害陶者一

道能作萬物終無有一物能作道者能害道者

謂之器矣焉能作陶焉能害陶謂之物矣焉能作

道焉能害道然器不作陶謂之非陶則不可物不

作道謂之非道則不可况器不能害陶而害陶者

必器物不能害道而害道者必物然器存則陶存

物在則道在去是器則陶安在哉七是物則道安

神機曰語
大宏深而

老子

在哉。果能去是器乎。器成無盡。果能亡是物乎。物生無窮。惟不器。器謂之善。陶惟不物。物謂之善。道善陶者。陶乎陶。善道者。道乎道。陶者不知其陶。道者不知其道。不知其陶者。無器可作。不知其道者。無物可成。器乎物乎。陶乎道乎。

道茫茫而無知乎。心儻儻而無羈乎。物迭迭而無非乎。電之逸乎。沙之飛乎。聖人以知心一物一道一。三者又合為一。不以一格不一。不以不一害一。

見物便見心。無物心不現。見心便見道。無心道不

見。或曰：先達以無心是道。其說非乎。又曰：無心猶隔一重關。其說信乎。曰：見物便見心。時汝領會否。曰：會。曰：無物。心不現時。心安在哉。或者茫然自失。他日復問曰：心可見乎。曰：心不可見。孰可見。曰：道可見乎。曰：汝以為道與心一乎。二乎。曰：心與道可一矣。物可與道與心一乎。曰：汝欲以不一者害一乎。或者唯唯而退。

以盆為沼。以石為島。魚環游之。不知其幾千萬里。而不窮也。夫何故。水無源。無歸。聖人之道。本無首末。無

從鏡曰宗
命自別

關尹子

卷上

七

尾所以應物不窮

有首有尾者應物易窮無本無末者應物不窮傳
曰如循環之無端孰能窮之哉嘗疑夫太素之先
有太始太始之先有太初是則道未嘗無本末也
太素者質之始太始者形之始太初者氣之始人
能反本還源自太素以至太初如上百尺竿頭至
矣盡矣不可以復上矣殊不知太初之外更有所
謂太易焉太易者未見氣也是猶向百尺竿頭更
進一步方見太易無首無尾無源無歸莫知所終

莫知所始者矣雖然學者向百尺竿頭如何進步
無愛道愛者水也無觀道觀者火也無逐道逐者木
也無言道言者金也無思道思者土也惟聖人不離
本情而登大道心既未萌道亦假之

愛觀逐言思五者出於心心生則五者皆生心真
則五者皆泯經曰五賊在心施行乎天世人有執
一端以求道者或以愛或以觀或以逐或以言或
以思起心動念去道愈遠惟聖人非不愛也愛未
嘗愛非不觀也觀未嘗觀以至非不逐言思而未

劉辰翁曰
五行家語
在時周易
而外推子
書精言之
仲舒班固
彷彿得之

嘗逐言思故不離本情而登大道聖人本情豈異於人哉特心未嘗萌爾

重雲蔽天江湖黯然游魚茫然忽望波明食動幸賜於天即而就之漁釣斃焉不知我無我而逐道者亦然。

孫鏡曰波明食動語甚

逐者木也心已萌也有心逐道或遇異景異物異祥異氣異光異明異見異趣異靈異通橫執為道是猶魚望波明食動而就之也惟知我無我則心無心矣安事逐我或曰進修亦逐也精進亦逐也

皆非乎曰為學日益故須精進進修以成其德為道則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無為無不為是名真精進

方術之在天下多矣或尚晦或尚明或尚強或尚弱執之皆事不執之皆道

修真鍊性圓通覺輪所尚不同或觀音聲而尚晦或曜而尚明或運動而尚強或寂靜而尚弱是數者皆可以入道然執之則非道也事也苟不執之皆可以入道執不執之間相去遠哉

楊慎曰
聖道微渺
了真人之
言

道終不可得。彼可得者名德。不名道。道終不可行。彼可行者名行。不名道。聖人以可得可行者所以善吾生。以不可得不可行者所以善吾死。

道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若夫可得可行則可失可止。可失可止則有時而離矣。惟不可得不可行者須臾不可離。須臾不可離則我在無不在是矣。易曰顯道神德行。道罔身道既顯矣。而德行尤不可不神也。然耳不名道。有所得者皆德也。於

道有所行者皆行也。所以積德而不敢失德。累行而不敢失行。功滿三千大羅為仙。行滿八百大羅為客。此皆以可得可行者善吾生也。若夫不可得不可行者安有所謂生。安有所謂死哉。此所以善吾死也。

聞道之後有所為有所執者所以之人。無所為無所執者所以之天。為者必敗。執者必失。故聞道於朝。可死於夕。

道果可聞乎。聞於心而不聞於耳。道果可傳乎。傳於天而不傳於人。天其可有所為有所執乎。故為

者必敗。執者必失。皆人也。以是知朝不聞道於天。則人不真死於夕。

孫鑄曰情
壹情善語
魯創特

一情真為聖人。一情善為賢人。一情惡為小人。一情真者自有之無。不可得而示。一情善惡者自有之無。不可得而秘。一情善惡為有知。惟動物有之。一情真者為無知。溥天之下。道無不在。

文王之不識不知。孔子之無知。老子之能無知乎。皆聖人之真情也。自有之無。不可得而名狀。其心蕩蕩乎。豈可得而示哉。若夫顏孟之仁善。桀跖之

暴惡。皆自無起。有昭昭乎。不可得而秘也。一情善惡為有知。動物皆然。一情真之為無知。無知則與太虛同體矣。故曰溥天之下。道無不在。

薛惠曰孔
血射喻最
多此尤有
精理

勿以聖人力行不怠。則曰道以勤成。勿以聖人堅守不易。則曰道以執得。聖人力行猶之發矢。因彼而行。我不自行。聖人堅守猶之握矢。因彼而守。我不自守。時行則行。時止則止。聖人初何固必哉。時乎用九。

則聖人自強不息。非勤也。因時而動。不容息也。時乎用六。則聖人利永貞。非執也。因時而靜。不容動。

也。易曰：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故學道有時節。因緣聖人初何容心於動靜哉？善觀聖人者，視其時而已矣。

若以言行學識求道，互相展轉，無有得時。知言如泉鳴，知行如禽飛，知學如擷影，知識如計夢。一息不存，道將來契。

楊雄曰：泉鳴禽飛，子書中致語也。

言行學識可以進德修業，不可以求道。捨言行學識四者之外，孰從而求之哉？善求道者，不卽四者亦不離四者。知言如泉鳴，無是非之可辯；知行如

禽飛，無善惡之可思；知學如擷影，無得失之可察；知識如計夢，無事理之可尋；是則有言忘言，有行忘行，有學忘學，有識忘識，則幾於道矣。曰：然則道可求乎？曰：求則非求也，不求則真求也。故曰：一息不存，道將來契。

以事建物則難，以道棄物則易。天下之物，無不成之難，而壞之易。

孫鑄曰：以道棄物，二難最極。

以事建物，天下之人爭趨之而不憚其難，蓋有爲之功，有可把握，成之甚難，而爲之甚易也。以道棄

物天下之人咸畏之而不知其易蓋無爲之功無
可把握成之甚易而爲之甚難也大而建立世界
次而建邦立國以至成家立身莫不積德累功日
將月就或經年或累歲或終身或積世不憚勤勞
庶可瞻冀信不易也至於一行之差一念之失一
動之非一事之悞則隳壞世界喪覆邦國破家亡
身可立而待故曰成之難而壞之易也至於懸崖
撒手自肯承當不假修爲立地成道至易也非天
下至剛至健之大丈夫孰能與於此

傳曰偶
語耳調後
而

一灼之火能燒萬物物匹而火何存一息之道能冥
萬物物匹而道何在

天下之物皆有形有形則有我矣若夫有形而無
我者惟火爲然何也火不自立附物而現無我也
使不附於草木金石火果安在哉是則天下無復
存火矣然擊之金石鑽之竹木則火不期至而至
矣火果有乎火果無乎聖人以火喻道噫善喻哉
人生在世有生一日死者有生十年死者有生百年
死者一日死者如一息得道十年百年死者如歷久

孫誠曰有
坐一日數
語似莊止
名爲生數

得道彼未死者。雖動作昭著。止名爲生。不名爲死。彼未契道者。雖動作昭著。止名爲事。不名爲道。

昔人謂方生方死方死方生。蓋方生方死者。生非真生。方死者。死非真死。今有生一日死者。生果真生乎。死果真死乎。以至十年百年。莫不皆然。何以知其真死。曰動作昭著者是也。曰孰不動作。昭著曰未死者。止名爲生。未契道者。止名爲事。而已。噫。安得真死者。而與之語道哉。

不知吾道無言無行。而卽有言有行者。求道忽遇異物。橫執爲道。殊不知捨源求流。無時得源。捨本就末。無時得本。

言行可以進德。不可以進道。以言行求道。不惟不可得道。併與得失之矣。何則。彼求道者。過於求德。則過用其心。以善言善行爲不足爲。必求奇言異行。以爲跨德入道之蹊。必有異事。契其異言異物。感其異行。學者不悟橫執爲道。未有不遭魔攝。如道經佛典所云。豈止無時得源。無時得本而已哉。其害有不可勝言者矣。

西華山尼
是見此老
婆心拉切

習射習御習琴習奕終無一事可以一息得者惟道無形無方故可得之於一息

世事有爲用力甚難而人樂爲大道無爲用力甚易而人不爲何則世事如射如御如琴如奕有物有法可師可習故可漸爲之非積歲累月不能臻其妙大道無色無形無數無方不可師不可習不可漸造之有彈指頃立地成道者或累歲積日不得得一彈指頃得之相去遠矣此無他有爲之功與無爲之功不同也

兩人射相遇則巧拙見兩人奕相遇則勝負見兩人道相遇則無可示無可示者無巧無拙無勝無負

孔子見溫伯雪子於魯目擊而道存無可示者無可言者世有主賓相見勘辨正邪以較高下淺深之學者兩俱失之安得兩眼對兩眼者與之相見而笑哉

吾道如海有億萬金投之不見有億萬石投之不見有億萬汗穢投之不見能運小鰕小魚能運大鯤大鯨合衆水而受之不爲有餘散衆水而分之不爲不

爾惠曰語
倭肆蒙莊
似之而渾
不足

足

以海喻道可謂善喻矣言其體則金石汗穢鯁魚
鯢鯨無所不納言其用則合受分散善利善藏無
所不周大哉海乎大哉道乎雖然使海知有一物
存留其中知有一滴合散其中則海之為海殆矣
問海知乎哉問道知乎哉

吾道如處暗夫處明者不見暗中一物而處暗者能
見明中區事

處暗則不見我而見物不見我則忘我而身隱矣
見物則昭著而不昧矣能忘我而昭著不昧聖人
之功也若夫處明則見我見我則見明見明則不
見暗中一物是則衆人熙熙如春登臺我形俱顯
寵辱皆驚昧於倚伏而不覺不知者矣奚取哉

小人之權歸於惡君子之權歸於善聖人之權歸於
無所得惟無所得所以為道

人皆有是權顧所歸如何爾權者謂無一定之稱
也夫小人豈一定為惡耶能遷就善則君子矣君
子豈一定為善耶苟造次為惡則小人矣惟聖人

楊慎曰
中子撰

權如虛空歸無所得學者於不思善不思惡之際而求其權之所歸亦幾矣

吾道如劍以刃割物即利以手握刃即傷

人患不達道達道之人斷天下之事無難無易莫不迎刃而解蓋精神剛明智慧照徹物來自明事至自判不知其所以然而然也豈容一毫人力於其間哉若夫揆吾精神察吾智慧何剛何明何照何徹是猶以手握刃不傷者鮮矣

邊不問豆豆不答邊瓦不問石石不答瓦道亦不失

語而何更
渾雅

問歟答歟一氣往來道何在

道無問問無應是則人與人俱道與道會有問有答一氣往來爾胡不觀諸邊豆瓦石乎邊與豆終日講禮而昧者不觀瓦與石終日談道而聾者不聽然則邊之與豆瓦之與石有問有答乎一氣往來乎

仰道者跂如道者駸皆知道之事不知道之道是以聖人不望道而歉不恃道而豐不借道於聖不賈道於愚

道不可求也。求之者不得，道不可逐也。逐之者不及，道不可恃也。恃之者不尊，道不可銜也。銜之者不貴，世之學者未造道也。仰而跂之，望而歎然，與夫師而資之，如而駿之，皆求之逐之者也。既造道矣，恃之而自豐，銜之而賈愚，皆不尊不貴者也。是則知道之事，不知道之道。爾於道何有哉？若夫聖人，則不師而得不逐，而及不恃而有不銜而貴，前無聖人，後無愚者，獨往獨來，知我者希，則我貴矣。

二柱篇

凡十二章

柱者，建天地也。

傳曰何
不字雅
出理趣
謂

若。旋。若。孟。若。瓶。若。壺。若。甕。若。盎。皆。能。見。天。地。兆。龜。數。著。破。瓦。文。石。皆。能。告。吉。凶。是。知。天。地。萬。物。成。理。一。物。包。焉。物。物。皆。包。之。各。不。相。借。以。我。之。精。合。彼。之。精。兩。精。相。搏。而。神。應。之。一。雌。一。雄。卵。生。一。牡。一。牝。胎。生。形。者。彼。之。精。理。者。彼。之。神。愛。者。我。之。精。觀。者。我。之。神。愛。為。水。觀。為。火。愛。執。而。觀。因。之。為。木。觀。存。而。愛。攝。之。為。金。先。想。乎。一。元。之。氣。具。乎。一。物。執。愛。之。以。合。彼。之。形。冥。觀。之。以。合。彼。之。理。則。象。存。焉。一。運。之。象。周。乎。太。空。

士当作土

刑辰錄曰
深源湯條
子書中精

自中而升為天。自中而降為地。無有升而不降。無有降而不升。升者為火。降者為水。欲升而不能升者為木。欲降而不能降者為金。木之為物。鑽之得火。絞之得水。金之為物。擊之得火。鎔之得水。金木者。水火之交也。水為精為天。火為神為地。木為魂為人。金為魄為物。運而不已者為時。包而有在者為方。惟土終始之。有解之者。有示之者。

天地者萬物父母也。萬物生於天地而各具天地之體而微也。具是體則具是理。雖椀孟瓶盎皆有

天地龜著瓦石皆存吉凶。物之無情者尚爾。况氣

血有情者乎。况人為萬物之靈者乎。精神搏應形

理愛觀執存因攝而生。生不窮矣。非天下之至達

其孰能與於此。人徒知神為天而精為地。而不知

神火自地升。精水自天降。欲升不升者為木。為人

欲降不降者為金。為物。金木者。水火之交。故各具

水火之性。運而不已。四時生焉。包而有在。四方立

焉。四時既生。四方既立。則大中成焉。大中成則土

為尊矣。故始之終之。解而分之。示而顯之。皆中土

薛惠曰注
甚雅贍

精魂當作精魄

之功也。自夫大中之氣，周乎太空，則天自中而升，地自中而降，而天地之形分矣。無有升而不降，無有降而不升，自上下下，自下上上之精神也。故人之髮根在首，而四肢垂下，鬼神自天而降也。草木之根，茹在下，而枝莖向上，精魂自地而升也。禽獸橫生，則根亦在尾矣。故雖具血氣之情，而雜金木之性，五行交雜，則蠢動蟲蟲，異稟異根，有不可勝窮者矣。

夢各異

天下之人，蓋不可以億兆計。人人之夢，各異。夜夜之

異夜夜之
夢各異妙

夢，各異。有_天有_地有_人有_物，皆思成之。蓋不可以塵計。安知今之天地，非有思者乎？

夢中天地人物，與覺時天地人物，有以異乎？無以異乎？皆思成之乎？非思成之乎？嬰兒未解思念之時，彼見天地人物，亦不知為天地人物也。謂之天地人物者，係乎識爾。嬰兒未識之時，能夢天地人否乎？彼初見之，恐亦未識。久而後凝心，水即之夢，斯著矣。猶如玉石鱗角之中，有山川星月，凝而結秀，則形狀具存也。然則鱗角有思乎？玉石有思乎？

揚雄曰
偷水火字

知鱗甲玉石之思，則知天地之思矣。
心應棗，肝應榆，我通天地，將陰夢水，將晴夢火，天地
通我，我與天地似契似離，純純各歸。

天地形之大者也，人身形之小者也，自形觀之，則
有大小之辨，自神觀之，則無離契之分，天地日月
明暗，即人之精神盛衰，豈特陰夢水，晴夢火哉，地
之五味藥石，即人之五藏好惡，豈特心應棗，肝應
榆哉，我與天地一乎，二乎，同歸乎，各歸乎。

天地雖大，有色有形有數有方，吾有非色非形非數
非方，而天天地地者存。

生生者未嘗生，死死者未嘗死，是則天天者非天
地地者非地也，人徒見有形色數方者，謂之天而

不知非形色數方者，能天天，能地地，能生生，能死
死也，學者識認得真，體會得實，然後知不可以名
言，不可以形似，昔人謂非心非物，離性離相，寒山
子謂之天中之天，亦強名也，何可云謂哉。

死胎中者，死卵中者，亦人亦物，天地雖大，彼固不知，
計天地者，皆我區識，譬如手不觸刃，刃不傷人。

地下脫地
一字手

戶生作方

此
在

識識易去識難稚年一見皓首不忘識之粘縛於人如此可畏哉彼死胎中死卵中者不見天地固矣然在胎在卵之時有識性乎無識性乎苟無識性則胡爲而在胎在卵然則在胎在卵之中果有天地乎果無天地乎釋氏以識爲五陰之最微者以其難忘也使無識則不生矣不生則不中胎卵濕化之陰矣今日計有天地者皆我區識自計之天地何嘗期人之識哉故曰手不觸刃刃不傷人夢中鑑中水中皆有天地存焉欲去夢天地者寢不寐欲去鑑天地者形不照欲去水天地者益不汲彼之有無在此不在彼是以聖人不去天地去識

天地有大恩於人亦有大盜於人知其盜則不爲其所盜矣天地本不盜人而人自盜之何則胸中之天地萬物始如夢見中如鑑照終凝於神水至死不能忘其爲盜豈勝言哉然夢因寐鑑因照水曰汲汲者取也夢生於視視生於取取生於識故曰不去天地去識言天地則萬物在其中矣天非自天有爲天者地非自地有爲地者譬如屋宇

劉辰翁曰
語語驚
禪宗

舟車待人而成。彼不自成。知彼有待。知此無待。上不

見天。下不見地。內不見我。外不見人。

天不自天。所以天長。地不自地。所以地久。使人不

自人。我不自我。則可以同天地之長久矣。天地果

待人而成乎。待人而成者。成夫人之胃中之天地。

爾待固在彼。成不成在我。故不為天地者。上不見

天下。不見地。內不見我。外不見人。

有時者氣。彼非氣者。未嘗有晝夜。有方者形。彼非形

者。未嘗有南北。何謂非氣。氣之所自生者。如搖筆得

風。彼未搖時。非風之氣。彼已搖時。即名為氣。何謂非

形。形之所自生者。如鑽木得火。彼未鑽時。非火之形。

彼已鑽時。即名為形。

氣不能生氣。生氣者非氣也。形不能生形。生形者

非形也。或曰氣不能生氣。則不問。敢問形不能生

形。則人與萬物以形生形。非乎。曰枯木死屍亦形

也。能生形乎。今人與萬物以形生形者。蓋有非形

者。存乎其中。雖金石草木。莫不皆然。故聖人獨以

火而喻之。以明形之最精者。猶若是。况形之粗者。

忘先
感而有
之此教語

哉。非氣者。搖動則生氣。非形者。鑽磨則生形。氣者
天也有時也。有晝夜也。形者地也有方也。有南北
也。世有尅時。日擇方嚮。以求生氣生形者。焉知時
在天地未判之先。方乃自然。南嚮之位也。歟。
寒暑溫涼之變。如瓦石之類。置之火。即熱。置之水。即
寒。呵之。即溫。吸之。即涼。特因外物有上有來。而彼瓦
石實無去來。譬如水中之影。有去有來。所謂水者。實
無去來。

釋曰如
理精深遂
為後世語
錄所

愚解參同契。嘗曰。天地不能晝夜也。以日月遠近而為寒
而為晝夜。天地不能寒暑也。以日月遠近而為寒
暑也。此言寒暑之常也。若夫盛夏寒風。三冬暴鬱。
此不正之氣。非時之風。倏往忽來。非天地有為也。
客氣往來爾。故曰如水中影。有去有來。所謂水者
實無去來。

水。搖空得風。氣。噓物得水。水。注水即鳴。石。擊石即光。
知此說者。風。雨。雷。電。皆可為之。蓋。風。雨。雷。電。皆緣氣。
而生。而氣。緣心。生。猶如。內想。大火。久之。覺熱。內想大
水。久之。覺寒。知此說者。天地之德。皆可同之。

釋曰如
理精深遂
為後世語
錄所

人之精神鬼鬼猶天之風雨雷電風雨雷電出於天而人且能爲之而自已之精神鬼鬼豈不能自生自養自葆自鍊乎知搖空得風則鼓吾橐籥可以生氣知噓物得水則胎吾之氣可以化精知注水則鳴則鍊吾之精可以制鬼知擊石即光則鑑吾之鬼可以益神是則觀天之道執天之行而陰符之制在氣而氣之制在心想火則熱想水則寒潛天而天潛地而地千變萬化無不可爲矣德厚天地信哉

五雲之變可以卜當年之豐歉八風之朝可以卜當時之吉凶是知休咎災祥一氣之運耳渾人我同天地而彼私智認而已之

五雲八風有災有祥皆一氣之運而預見休咎於天地者也炁之爲炁神矣哉靈矣哉而昧者不知也一人感之而五雲爲之變八風爲之遷蓋有至靈至神者存乎其中如是則曰人曰我曰天曰地莫不貫通而私智認爲已有安知虛徹靈通大同之道哉

天地寓萬物寓我寓道寓苟離於寓道亦不立。

寓者在已無居之謂也昔人謂人生天地間如白駒之過隙忽然而已非寓而何我寓則天地寓天地非自成待我天天地地而成也故我寓則天地寓天地寓則萬物寓我與天地萬物皆寓矣而道獨不寓而長存焉則我與道為二矣道何立哉其人存則其道存其人亡則其道息故曰苟離於寓道亦不立

○三極篇

凡二十七章

極者尊聖人也

聖人之治天下不我賢愚故因人之賢而賢之因人之愚而愚之不我是非故因事之是而是之因事之非而非之知古今之大同故或先古或先今知內外之大同故或先內或先外天下之物無得以累之故本之以謙天下之物無得以外之故含之以虛天下之物無得以難之故行之以易天下之物無得以窒之故變之以權以此中天下可以制禮以此和天下可以作樂以此公天下可以理財以此周天下可以

自是六經
與語之祖
財氣寺語
類而祀樂
唯詞氣基

禦侮。以此因天下，可以立法。以此觀天下，可以制器。聖人不以一已治天下，而以天下治天下。天下歸功於聖人，聖人任功於天下。所以堯舜禹湯之治天下，天下皆曰自然。

天無爲而萬化成，聖人無爲而天下治。聖人何心哉！人徒見夫制禮作樂，理財禦侮，立法制器，周濟曲成而不遺，將謂聖人物物思之，事事計之，而以一已之智力當天下之事物也。殊不知聖人本之以謙，含之以虛，行之以易，變之以權。因人之賢而

賢之，因人之愚而愚之。因是是之，因非非之。不以古今而先後其心，不以內外而輕重其事。而以下治天下也。天下歸功於聖人，聖人不自以爲功，而任功於天下，是道也。堯舜禹湯得之，故皆曰自然。

天無不覆，有生有殺，而天無愛惡。日無不照，有妍有醜，而日無厚薄。

聖人猶天也，物有生殺，天無愛惡。聖人猶日也，物有妍醜，日無厚薄。是蓋聖人無爲無心之治也。

楊慎曰：理深三不空，理之對後。

聖人之道天命。非聖人能自道。聖人之德時符。非聖人能自德。聖人之事人爲。非聖人能自事。是以聖人不有道。不有德。不有事。

聖人無我。故道以天命。不自有道也。德以時符。不自有德也。事以人爲。不自有事也。彼執有道有德。有事者。庸人爾。焉能忘我哉。

聖人知我無我。故同之以仁。知事無我。故權之以義。知心無我。故戒之以禮。知識無我。故照之以智。知言無我。故守之以信。

聖人之五常亦猶衆人之五常。夫豈異乎人哉。特衆人之五常未能忘我。而聖人之五常本於無我。此其所以異乎人矣。仁無我則同天下之我。以爲仁。義無我則權天下之事。以爲義。禮無我則戒天下之心。以爲禮。智無我則照天下之識。以爲智。信無我則守天下之言。以爲信。此其所以不可及及欺。

聖人之道。或以仁爲仁。或以義爲仁。或以禮以智以信爲仁。仁義禮智信各兼五者。聖人一之。不膠天下。

名之不得

以仁爲仁天下之人能與知而與行至於以義以禮以智以信爲仁則非天下之至聖其孰能與於此何則舉一常而五常備互換循環各兼五者視賢哲之士厚於仁而薄於義智有餘而信不足者大有徑庭也易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然則聖人之道渾渾淪淪何可得而名狀哉故曰聖人一之不得天下名之不得

勿以行觀聖人道無蹟勿以言觀聖人道無言勿以能觀聖人道無爲勿以貌觀聖人道無形

道無形無跡無言無爲學者何從而求之哉不已則求諸聖人聖人者道之體也然果可求之於聖人乎求之於聖人者不過言貌行能而已愈失之矣捨言貌行能之外何從而求觀聖人哉善觀聖人者觀其心而不觀其迹然則聖人之心果可觀乎果不可觀乎果異於吾心乎果不異於吾心乎前章有言曰不借道於聖此之謂也

行雖至卓不離高下言雖至公不離是非能雖至神

不離巧拙貌雖至殊不離妍醜聖人假此以示天下
天下冥此乃見聖人

聖人本無言行貌能不得已而假此以示天下人
徒見聖人言之工貌之殊行之卓能之神而謂道
在夫四者之間而有是非妍醜高下巧拙之辨愈
不足以識聖人矣學者冥此而於四者之外而觀
之斯善學矣

聖人師蜂立君臣師蜘蛛立綱罟師拱鼠制禮師戰
蟻置兵衆人師賢人賢人師聖人聖人師萬物惟聖
人同物所以無我

衆師賢賢師聖聖師萬物固矣然則聖人果師蜂
立君臣師蛛鼠蟻而置綱禮兵乎聖人同物制作
無我天下之物皆聖人之師也物生自然聖人師
其自然而已矣聖人何心哉

聖人曰道觀天地人物皆吾道倡和之始終之青黃
之卵翼之不愛道不棄物不尊君子不賤小人賢人
曰物物物不同且且去之且且與之短之長之直之
方之是為物易也殊不知聖人鄙雜廁別分居所以

爲人不以此爲已

聖人道則如絲之紛事則如碁之布聲倡倡之聲
和和之事始始之事終終之色青青之色黃黃之
物卵卵之物翼翼之無愛道無棄物不尊君子不
賤小人此則道如絲紛也至於鄙雜衆物厠別分
居或短或長或直或方物物不同且且去取并并
有條此則事如碁布也聖人志於道無心無我故
不爲物易賢人志於物有人有人故未免爲物所

易

聖人之於衆人飲食衣服同也屋室舟車同也富貴
貧賤同也衆人每同聖人聖人每同衆人彼仰其高
侈其大者其然乎其不然乎

聖人之處世和其光同其塵惟恐自異於衆人而
其起居衣食貧賤富貴何敢異於人哉使人仰其
高侈其大者聖人之所懼也士成綺見老子而問
曰吾觀子非聖人也鼠尚有餘蔬生熟不盡乎前
而積斂無崖老子漠然不應然則聖人之處世豈
容衆人仰侈哉

之

如鐘。鐘然。如鐘鼓。然。聖人之言。則然。如車。車然。如車。舟。然。聖人之行。則然。惟莫能名。所以退天下之言。惟莫能知。所以奪天下之智。

謂鐘為鐘。人皆然之。謂鼓為鐘。人則不測其言。所以退天下之言也。謂車。車行。人皆然之。謂舟。車行。則人罔測其行。所以奪天下之智也。是猶大可以為牟。輪不碾地之辯也。其可以名言乎。其可以智知乎。

論莊頗似
翠蚌之
論莊頗似

螂蛆食蛇。蛇食蛙。蛙食螂蛆。互相食也。聖人之言。亦然。言有無之弊。又言非有非無之弊。又言去非有非無之弊。言之如引鋸。然。惟善聖者。不畱一言。

夫大道無說。善聖者不言。非無說也。不可說也。不可說而言之。則有弊。何則。言則不出乎有無也。言有則無。言無則有。言非有則非無。言非無則非有。有無相吞。互相為弊。猶蛇蛙螂蛆。互相吞食。如引鋸。然。去來牽掣。是則有言。不如無言也。然則聖人果不畱一言乎。聖人之言。滿天下。學者苟以聖人

揚雄曰龍
之蛟之語
賦

之言為言、不惟不知言、併與聖人失之矣。
若龍若蛟、若蛇若龜、若魚若蛤、龍皆能之、蛟蛟而已、
不能為龍、亦不能為蛇、為龜、為魚、為蛤、聖人龍之、賢
人蛟之。

聖人能大能小、能智能愚、能垢能淨、能貴能賤、能
壽能夭、千變萬化、無可無不可、賢人則不然、能大
者不能小、能智者不能愚、昔孔子見老聃歸、謂余
子曰、吾今於是乎見龍、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乘
乎雲氣、養乎陰陽、予口張而不能言、又何規於老

聃哉、子貢曰、然則人固有尸居而龍現、雷聲而淵
默、發動如天地者乎、賜亦可得而觀乎、聖人龍之、
賢人蛟之、其是之謂歟

在已無居、形物自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
芒乎若亡、寂乎若清、同焉者和、得焉者失、未嘗先人
而嘗隨人。

在已不自居、自居則有我矣、能無我、則形物自著、
非我分別而著彼形物也、此靜也、靜極則動、而其
動也、如水之流動、已復靜、而其靜若鏡之臺、是則

薛惠曰語
輝也悉似
老

雖有動靜而何嘗動靜哉其應物也若響之應聲則吾如虛空虛谷矣芒芴乎若未嘗有湛寂乎微底純清同乎物而不自異則與物和而不競也驚其得而不自有出與道忘而不失也未嘗先人常後而不先不敢為天下先也而嘗隨人和而不倡不得已而後動也體用具存權實畢備此聖人之所以為善聖歟

禮記曰精
渾而潔雅

渾乎洋乎游太初乎時金已時玉已時糞已時土已時翔物時遂物時山物時淵物端乎權乎狂乎愚乎

老聃曰吾游於物之初孔子曰何謂耶心困焉而

不知口辟焉而不能言始終相反乎無端而莫知

乎其所以窮謂之渾乎洋乎遊太初乎豈不信然至

於如金在礦如玉蘊石則時金時玉也道在瓦礫

道在屎溺則時糞時土也鶉居而鶩食鳥行而無

影則時翔物也呼我馬而謂之馬呼我牛而謂之

牛則時逐物也塊然如石槁然如木則時山物也

如鱗之潛如魚之泳則時淵物也然則皆聖人之

正行乎皆聖人之權變乎大聖若狂大智若愚夫

樓陸曰禮
記噫以殺
等悟輝似
脂此

豈真狂真愚也哉

人之善琴者。有悲心則聲悽悽然。有思心則聲遲遲然。有怨心則聲回回然。有慕心則聲裴裴然。所以悲思怨慕者。非手非竹。非絲非桐。得之心。符之手。得之手。符之物。人之有道者。莫不中道。

人之善琴者。得之心而符之手。得之手而符之物。而悲思怨慕之心。猶足以感絲桐。而聲為之變。而况有道之人。動止周旋。無不中道。寧不感天動地。

康時豐物哉。昔庚桑楚得老子之道。居畏壘之山。

三年而畏壘大穰。其是之謂乎。

聖人以有言有為有思者。所以同乎人。未嘗言。未嘗為。未嘗思者。所以異乎人。

聖人終日言而未嘗言。終日為而未嘗為。終日思而未嘗思。特人不能測識。爾何以異乎人哉。

利害心愈明。則親不睦。賢愚心愈明。則友不交。是非心愈明。則事不成。好醜心愈明。則物不契。是以聖人

渾之。

韓黨曰渾
然長厚之
言語遂不
幽刻

眾人昭昭。我獨昏昏。眾人察察。我獨悶悶。昭昭察

察則利害賢愚是非好醜之心愈明矣。愈明則親友事物愈難契睦矣。惟聖人以無心渾之則彼利自利害自害。賢愚自賢愚好醜自好醜。如是則親無不睦。友無不交。事無不成。物無不契。聖人初何容心哉。

世之愚拙者。妄援聖人之愚拙自解。殊不知聖人時愚時明。時拙時巧。

聖人有夫巧而若拙。有大智而若愚。世之愚拙妄援聖人以自解。則愚者愈見其愚。拙者愈露其拙。豈能自解哉。

以聖師聖者。賢人以賢師聖者。聖人蓋以聖師聖者。狗跡而忘道。以賢師聖者。反跡而合道。

有聖有賢之分者。迹也。未嘗有聖有賢之分者。道也。視聖人爲聖人。豈可跋及哉。是則狗跡而忘道也。惟不知其爲聖。而以賢師資之。則智齊於師。庶乎忘其蹟。而得其道矣。而古人猶謂智與師齊。減師半德。學者須負過師之智。則幾矣。

賢人趨上而不見下。衆人趨下而不見上。聖人通乎

上下惟其宜之。豈曰離賢人衆人，別有聖人也哉。

中人以上，可以語上，故賢人趨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故衆人不見上，皆偏也。聖人渾通上下，無所不趨，無所不見，在賢亦宜，在衆亦宜，和光同塵，所以異於賢人遠矣。

天下之理，夫者倡，婦者隨，牡者馳，牝者逐，雄者鳴，雌者應。是以聖人制言行而賢人拘之。

聖人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何則？任物理之自然，而君臣上下、父子兄弟、貴賤尊卑之間，感應貫通，出於口而行於身，譬如夫唱婦隨，牡馳牝逐，雄鳴雌應，莫不順其自然之理也。聖人初何容心哉？賢人制禮法以防人心，故不得不拘之。至有言行樞機、榮辱之戒、善惡千里、違順之幾，故學者不得不謹言行也。

聖人道雖虎變，事則鼈行。道雖絲紛，事則碁布。

前云聖人龍之，如易之乾卦；有大人飛龍之象。今云虎變，如易之革卦；有大人虎變之象。龍則言聖人之體，變化無常，飛潛莫測；虎則喻聖人之道，煥

孫曰牡
馳牝逐虎
變鼈行字
皆皆異

楊慎曰唐
唐滅上字
宗姓

乎有文章之可觀。凜乎有威風之可畏。及乎行聖
人之事。則愚夫愚婦亦可行之。而步履方拙。如鼃
初無甚高難行之舉也。道則絲紛。事則縶布者。以
言其道若渾而難理。其事則有條而不紊也。
所謂聖人之道者。胡然子子爾。胡然徹徹爾。胡然唐
唐爾。胡然臧臧爾。惟其能徧偶萬物。而無一物能偶
之。故能貴萬物。

聖人之道如太虛。子子然無與為偶。徹徹然無不
洞貫。堂堂然充滿乾坤。臧臧然不容視聽。唯其能

徧偶萬物。而無一物能偶之。所以貴於萬物也。
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巍巍尊高。其是之謂歟。
雲之卷舒。禽之飛翔。皆在虛空中。所以變化不窮。聖
人之道則然。

聖人之道。如雲之在太虛。而卷舒不定。如禽之在
太空。而飛翔無窮。使無此虛空以容之。則雲禽之
變化飛翔窒矣。使聖人之道。不得無方之神。無體
之玄。以運之。則聖人之變化窮矣。

四符篇 凡十七章

符者精神鬼鬼也

水可析可合。精無人也。火因膏。因薪。神無我也。故耳
蔽前後皆可聞。無人。智崇。無人。一奇。無人。冬凋秋物。
無人。黑不可變。無人。北壽。無人。皆精。舌卽齒牙成言。
無我。禮卑。無我。二偶。無我。夏因春物。無我。赤可變。無
我。南天無我。皆神。以精無人。故米去殼則精存。以神
無我。故鬼憑物則神見。全精者忘是非。忘得失。在此
者非彼。抱神者時晦明。時強弱。在彼者非此。

一水析之。置於金器。石器。瓦器。至於萬器。皆可也。

萬器之水。復合爲一水。亦可也。其水或在器。析而
爲萬。或離器合而爲一。其內景之德。灼然無殊。故
我之精。散於事物。猶水之在衆器。收視反聽。猶合
衆水而爲一。靈明絕待。皆然長存。故所見我獨。蓋
精無人也。火因膏薪而後顯。非膏薪則外光不存。
故我之神。感而遂通。應物而現。非物感之。則寂無
所向。故所見人同。蓋神無我也。詳而推之。近身遠
物。莫不皆然。耳屬腎。雖蔽之前後。皆可聞。一也。智
於五常。應水。智崇一也。冬於時。應水。冬凋秋物。而

萬物去
寂無物二
語殊古語

歸根一也。黑於色應水。黑不可變一也。北於方應
水。北壽一也。一數奇獨也。故皆曰無人。水之象也。
精者水。故曰皆精。曰可聞曰崇曰奇曰潤曰不可
變曰壽。又皆無人。有我。舌屬心。卽唇齒而成言。
二也。禮於五常應火。禮卑二也。夏於時應火。夏因
春物而榮華。二也。赤於色應火。赤可變。二也。南於
方應火。南天。二也。二數偶兩也。故皆曰無我。火之
象也。神者火。故曰皆神。曰成言曰卑曰偶曰潤曰
可變曰天。又皆無我。精無人。如粟中之有米。故

曰米去殼則精存。神無我。如鬼無體附物則見。故
曰鬼。憑物則神見。夫是非得失。因待而有。全精者
既無人。則無所待。故忘是非。忘得失。猶米去殼。而
精存也。曰在此者我也。非彼者。是非得失也。時晦
明。時強弱者。隨時之宜也。抱神者。既無我。則常應
常靜。猶鬼憑物而神見也。曰在彼者。因時也。非此
者。無我也。學者。知乎此。則知所以無人無我。全精
抱神之道也。

精神水火也。五行互生滅之。其來無首。其往無尾。則

吾之精一滴無存亡爾。吾之神一歛無起滅爾。惟無我無人無首無尾。所以與天地冥。

精神水火也。自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復生水。則互生也。自火尅金。金尅木。木尅土。土尅水。水復尅火。則互滅也。其來無首。其往無尾。滅已復生。生已復滅。則知精未嘗有一滴存亡。神未嘗有一歛起滅。惟無我無人無首無尾。與天地冥契。則精神長存矣。

精者水。魄者金。神者火。魂者木。精主水。魄主金。水生火。故神者魂。水。故精者魄。藏之神主火。魂主木。木生火。故神者魂。藏之。惟火之為物。能鎔金而銷之。能燔木而燒之。所以冥魂魄。惟精在天為寒。在地為水。在人為精神。在天為熱。在地為火。在人為神。魄在天為燥。在地為金。在人為魄。魂在天為風。在地為木。在人為魂。惟以我之精。合天地萬物之精。譬如萬水可合為一水。以我之神。合天地萬物之神。譬如萬火可合為一火。以我之魄。合天地萬物之魄。譬如金之為物。可合異金而鎔之。為一金。以我之魂。合天地萬物之魂。譬如木之

希鑪白名
語組繡如
錯

為物。可接異木而生之。為一木。則天地萬物皆吾精。吾神吾魄吾魂。何者死。何者生。

精水一。合魄金四。為五。神火二。合魂木三。為五。精藏魄。而神藏。魂是則四物雖居兩處。可以一五擒之。然魂木為龍。魄金為虎。使魂藏於神。魄藏於精。則二物分於二。所終不能相制。惟火能鎔金。燔木。故神可以制魂。鬼殊不知神寓於魂。如火附於木。而火二。木三。之五。運於西北。制精鍊魄。使四象五行俱歸於土。實資神火之功也。故丹法始終全資。

火候者。火之功用大矣哉。至於合天地萬物之水。火金木皆為吾之精神魂魄。譬如萬水可合為一。水萬火可合為一。火異金可鎔為一金。異木可接為一木。此則山河大地皆吾法身之妙用也。安有所謂生。安有所謂死哉。

五行之運。因精有魂。因魂有神。因神有意。因意有魄。因魄有精。五行回環不已。所以我之僞心流轉造化。幾億萬歲。未有窮極。然核芽相生。不知其幾萬株。天地雖大。不能芽空中之核。雌卵相生。不知其幾萬禽。

陰陽雖妙不能卵無雄之雌。惟其來于我者皆攝之以一息則變物爲我。無物非我。所謂五行者孰能變之。精神魂魄意五者。回環相生不已。則人之僞心。輪回四生六道。經幾億萬年。未有窮極。何則有此僞心。則有此僞意。有意則魄。有魄則有精。有精則有魂。有魂則有神。有神則又有意矣。彼空中之核。與無雄之雌。胡爲而不芽不卵耶。蓋精不存也。物則自清而入濁。故始因精而終成魄。神則自微而入妙。故始因意而終成神。蓋意土數五而五與八俱

生於首與四肢及手足之指皆五也。使終能至神而不復生意。則遇物對景當以一息攝之。則變物爲我矣。無物非我。則五行皆爲吾用。而不復有相生相滅之機。孰能變之哉。此永不輪回不受生之妙用也。學者知之乎。

衆人以魄攝魂者。金有餘則木不足也。聖人以魂運魄者。木。有餘則金不足也。蓋魄之藏。魂俱之。魂之游。魄因之。魂晝寓目。魄夜舍肝。寓目能見。舍肝能夢。見者魂無分別析之者。分別析之曰天地者。魂狃習也。

劉辰翁曰
雪樓鐵崖
其兩論絕

夢者魄無分別。析之者分別。析之曰彼我者。魄狂習也。土生金。故意生魄。神之所動不名神。名意。意之所動不名意。名魄。惟聖人知我無我。知物無物。皆因思慮計之而有。是以萬物之來我。皆對之以性。而不對之以心性者。心未萌也。無心則無意矣。蓋無火則無土。無意則無魄矣。蓋無土則無金。一者不存。五者皆廢。既能渾天地萬物以爲魂。斯能渾天地萬物以爲魄。凡造化所妙。皆吾魂。凡造化所有。皆吾魄。則無有一物可役我者。

孫嶺曰名
學愈奇

重魂當
作重魄

愚解前章。謂物之自精至魄。從清入濁。而魄盛則死矣。故曰金有餘則木不足。若夫聖人自意生身。至於成神。則木有餘。金不足。魂有餘者。多覺。魄有餘者。多夢。覺之與夢。皆能分別者。非魂魄能自析之也。皆有真性存乎其中。而徃習既久。而能生此分別識也。惟聖人知我無我。知物無物。皆因心意計之。故對境忘識。無意而對之以性。性者。心未萌也。無心則無意矣。一意不存。五行皆廢。斯能渾天地造化之所妙者。皆爲吾魂。渾天地造化之所有。

者皆為吾魄。是則萬物皆為吾役而不役於物矣。

鬼云為魂。鬼白為魄。於文則然。鬼者人死所變。云者

風。風者木。白者氣。氣者金。風散故輕清。輕清者上天。

金堅故重濁。重濁者入地。輕清者魄從魂升。重濁者

魂從魄降。有以仁升者為木星佐。有以義升者為金

星佐。有以禮升者為火星佐。有以智升者為水星佐。

有以信升者為土星佐。有以不仁沈者木賊之。不義

沈者金賊之。不禮沈者火賊之。不智沈者水賊之。不

信沈者土賊之。魂魄半之。則在人間。升魂為貴。降魄

為賤。靈魂為賢。厲魄為愚。輕魂為明。重魂為暗。揚魂

為羽。鈍魄為毛。明魂為神。幽魄為鬼。其形其居其識

其好。皆以五行契之。惟五行之數參差不一。所以萬

物之多。盈天地間。猶未已也。以五事歸五行。以五行

作五蟲。可勝言哉。譬猶兆龜數著。至誠自契。五行應

之誠。苟不至。兆之數之。無一應者。聖人假物以游世

五行不得不對。

云白。今之楷字也。自秦之程邈。變古篆為隸。王次

仲即隸成楷。而後有也。在當時字體與今不同。之

靈惠曰東
坡有言其
清可以仙
其亦亦足
以死

陽慎曰升
魂為貴
鍾

記元佳

字古之云字。卓字古之白字。是則鬼爲魂。卓鬼爲魄。於古文則然。鬼則從虛。輕清故爲風。風古風字。卓則從身。重濁故爲氣。吃古氣字。然則古人製字。亦或有道焉。風屬木。氣屬金。木主升。金主降。以五常而升者爲五星之佐。反五常而沈者爲五行所賊。楞嚴所述升沈之報。與此同義。魂魄相半。則在人間。然常人止有三魂七魄。故魂多者爲貴。爲賢。爲明。爲羽。爲神。魄多者爲賤。爲愚。爲暗。爲毛。爲鬼。而其識其好。皆契五行。惟五行參差不一。故胎非濕化。有色無色。有想無想等類。衆生盈天地間。生生不已也。然聖人本無我。不假於物。則不能游世。如火不附木。則無所託。形然物之在世。豈能堅久哉。聖人必以五行對之。然後生生不窮。如水火相尅。却成既濟。金木相尅。却成夫婦。皆對法也。是道也。如兆龜數著。至誠自契。誠若不至。則五行無一應者矣。

五者具有魂。魂者識。目者精。色者神。見之者爲魂。耳目口鼻心之類。在此生者。愛爲精。爲彼生。父本觀爲。

澆熒口理
液蒸靜豈
可漫讀

神為彼生母本愛觀雖異識生彼生生本在彼生者
一為父故受氣於父氣為水二為母故受血於母血
為火有父有母彼生生矣惟其愛之無識如鎖之交
觀之無識如燈之照吾識不萌吾生何有

目耳鼻口心謂之五根聲色香味事謂之五塵觀
聽嗅嘗思謂之五識五根主於精精有我無人之
物也五塵主於神神無我即物而見也五識主於
魂故曰魂識蓋根塵識三者具而後有魂也父以
精愛母以神觀愛為水觀為火水為氣火為血父

精母血交而識存乎中此降本流末生生不窮之
理也若夫愛無識而如鎖之交觀無識而如燈之
照則吾識未嘗萌吾生何嘗有哉

如桴扣鼓鼓之形者我之有也鼓之聲者我之感也
桴已往矣餘聲尚在終亦不存而已矣鼓之形如我
之精鼓之聲如我之神其餘聲者猶之魂魄知夫倏
往倏來則五行之氣我何有焉

精如鼓神如聲餘聲如魂魄固矣然則鼓不扣則
不生聲精不感則不生神扣鼓以桴桴亡則雖有

劉辰翁曰
精理如言
後唯吾人
稍稍有之

餘聲終亦不存矣。感精以氣，氣亡則雖有魂魄終亦不存矣。是則五行之氣，倏往倏來，我本無有，而我之所有者，扣桴感氣者而已矣。或問曰：今欲聲聲不絕，鼓鼓長存，畢竟以何道感之？曰：請放下手中桴，方向汝說。

夫菓之有核，必待水火土三者具矣。然後相生不窮。三者不具，如大旱大潦大塊，皆不足以生物。夫精水神火意土三者本不交，惟人以根合之，故能於其中橫見有事。猶如術祝者能於至無中見多有事。

世之術祝能於無中見多有事，如張諧作五里之霧，左慈擲謀上之杯，是道也。無出於精神意三者合而爲之。如菓之有核，必待水火土三者具而後生。三者不交，則如大旱大潦大塊不能生物。然三者本不能自交，惟人以根合之。如男女二根交精而生形也。然天有天根，地有地根，人有人根。造化有造化之根，人能於造化之根上以起天地之根，則能無中生有，變化之道也。

魂者木也。木根於冬水而華於夏火。故人之魂藏於

物類曰靈
非秘典

夜精而見於晝神合乎精故所見我獨蓋精未嘗有
人合乎神故所見人同蓋神未嘗有我

此章獨言木喻者發明上章言根之旨也蓋木為
魂為人也人之所以為人以魂識晝夜隱見精神
之中而已矣精一也故魂識合精則所見惟我獨
神二也故魂識合神則所見與人同如木之根於
冬而榮於夏即魂之藏於夜而見於晝也知夫木
之根則知魂之根矣知夫魂之根則知天地造化
之根矣

以言發之所
以似以名

知夫此身如夢中身隨情所見者可以飛神作我而
游太清知夫此物如夢中物隨情所見者可以凝精
作物而駕八荒是道也能見精神而久生能忘精神
而超生吸氣以養精如金生水吸風以養神如木生
火所以假外以延精神漱水以養精精之所以不窮
摩火以養神神之所以不窮所以假內以延精神若
夫忘精神而超生者吾嘗言之矣

人假精神以有生善養精神者能見精神而久生
陰符經謂天有五賊見之者昌是也能忘精神而

超生陰符經謂人知其神而神不知不神而所以神也世有夢飛神而游太清者亦有夢乘物而駕八荒者此身此物皆如夢幻夢而能之者靈於神也覺而不能者拘於形也惟能自見精神者覺夢一致可以飛神作我可以凝精作物是皆法之妙用也至於吸炁吸風以益金木於外漱水摩火以養精神於內亦皆足以延精神斯術之粗者也若夫忘精神而超生者道也是道也隱然述於此書又在夫人之自得而已矣

人勤於禮者神不外馳可以集神人勤於智者精不外移可以攝精仁則陽而明可以輕魂義則陰而冥可以御魄

聖人因人之常心之所固有者立爲五常皆自然而然非有牽強故曰常也人能循此常而行之至可以集神攝精輕魂御魄蓋人之五神主此五常猶天之五星主此五事也火星主禮禮主升火亦升神屬火人勤於禮者神不外馳可以集神其餘如木星主仁金星主義水星主智而木輕金冥水

孫慎曰精
具人神

降所以能輕魂御魄攝精莫不皆然只言四者四
物具則土在其中四常具則信在其中四神具則
意在其中四方立則中在其中孟子亦只言四端
而不及信與此義同

蟻。娘。轉。丸。丸。成。而。精。思。之。而。有。蟬。白。者。存。丸。中。俄。去。
殼。而。蟬。彼。蟻。不。思。彼。蟬。奚。白。

此章言感化之機能動無情之物也丸本無情而
蟻娘轉而精思之則蟬生丸中俄去殼而化為蟬
外爐金丹生於金鼎神室之中神室本虛器全藉

守虛之人神識不昧晝夜精觀而神丹生於虛器
之中外丹既熟而內丹亦就化形而仙矣參同契
曰萬象憑虛生感化各有類感化者亦蟻精思之
意耶

楊慎曰妙
喻堪括堪
朱

庖人羨蟹遺一足几上蟹已羨而遺足尚動是生死
者一氣聚散爾不生不死而人橫計曰生死

人以動物為有生今釜中之蟹已羨而几上之遺
足尚動是則生者一氣之聚死者一氣之散爾彼
非氣者何嘗有聚散生死哉人橫計之爾

有死立者。有死坐者。有死卧者。有死病者。有死藥者。等死。無甲乙之殊。若知道之士。不見生。故不見死。

世人不知我本無生。而見生脫立亡者。以為了達。見卧死病死者。以為未了達。殊不知均一死爾。初無甲乙之殊。惟知道者。未嘗有生。故不見其生。未嘗有死。故不見其死。

人之厭生死。超生死者。皆是大患也。譬如化人。若有厭生死心。超生死心。止名為妖。不名為道。

老子謂專炁致柔。能如嬰兒。今問嬰兒曰。汝生乎。則不知也。汝死乎。則不知也。然則人之有厭生死心。非大患乎。有超生死心。非妖乎。

計生死者。或曰死已有。或曰死已無。或曰死已亦有。亦無。或曰死已不有不無。或曰當幸者。或曰當懼者。或曰當任者。或曰當超者。愈變識情。馳騫不已。殊不知我之生死。如馬之手。如牛之翼。本無有。復無。譬如水火。雖犯水火。不能燒之。不能溺之。

以馬之無手。牛之無翼。以况我之未嘗有生。死也。以水犯水。火犯火。以况我之入生死也。然則既曰

齊惠曰皆
是太乙真
神吐哈所
成非他子
可擬

穆微曰馬
手牛翼語
奇後世牛
鬼蛇神則
誕而荒矣

如馬手牛翼之未嘗有矣。又何入哉。曰以未嘗有生而入死。以未嘗有死而入生。是則入亦無入。犯亦無犯。若夫以謂或有或無。或幸或懼。或任或超。愈變情識而馳騫愈遠。安足以知此哉。

關尹子卷下

宋陳顯微抱一子註

明朱錫綸言如父較

五鑑篇 凡二十章

鑑者心也

關尹子曰。心蔽吉凶者。靈鬼攝之。心蔽男女者。淫鬼攝之。心蔽幽憂者。沉鬼攝之。心蔽放逸者。狂鬼攝之。心蔽盟詛者。奇鬼攝之。心蔽藥餌者。物鬼攝之。如是之鬼。或以陰為身。或以幽為身。或以風為身。或以氣

楊慎曰沉
鬼奇思境
益與深

後漢書
畫敗器語
尤精彩

爲身。或以土偶爲身。或以彩畫爲身。或以老畜爲身。或以敗器爲身。彼以其精。此以其精。兩精相搏。則神應之。爲鬼所攝者。或解奇事。或解異事。或解瑞事。其人傲然不曰鬼於躬。惟曰道於躬。久之。或死木。或死金。或死繩。或死井。惟聖人能神神。而不神於神。殺萬物。而執其機。可以會之。可以散之。可以禦之。日應萬物。其心寂然。

聖人能神神。而不神於神。衆人神於神。而不能神神。能神神。則日應萬物。其心寂然。神於神。則心蔽事物。而爲鬼所攝。鬼亦神之純陰者也。故亦無我。而附物爲身。旣認物爲我身。則精存於物。物我相搏。則神應之。故爲鬼所攝者。或能瑞異。或知吉凶。其人傲然。自謂得道。不悟魔攝。久致喪身。五行賊之。隨類死物。如釋教楞嚴所述。二十五魔。一同是說也。在周末之時。釋教未入中國。已先述於是書矣。較之釋經理。詳而辭簡。然則關尹子書。豈一曲之士。所能測識邪。

無一心五識。並馳心不可一。無虛心五行。皆具心不。

極難白語
密語唯許

可虛無靜心萬化密移心不可靜借能一則二偶之
借能虛則實滿之借能靜則動搖之惟聖人能歛萬
有於一息無有一物可役吾之明徹散一息於萬有
無有一物可問吾之云為。

聖人之心能歛能散歛則會萬有於一息散則敷
一息於萬有初不待一之虛之靜之也苟用工於
一則不一矣用工於虛則不虛矣用工於靜則不
靜矣惟其不用工於一不用工於虛不用工於靜
則此心未嘗二未嘗實未嘗動也雖曰歛散何嘗

歛散哉如是則日應萬變吾心寂然無一物可彼
吾之明徹無一物可問吾之云為聖人以五鑑明
心信乎其為鑑矣

火千年俄可滅識千年俄可去。

火本無我自清濁兆分而來天下未嘗有自生之
火也必假人力鑽燧擊石而後生列子曰人生火
是也夫火本無體雖燎燹千年而俄頃可滅惟識
亦然自胞胎賦形而來此心未嘗先具此識也蓋
因根塵取受狂習而後生關尹子曰物交心生識

趙履翁曰
此真千古
妙語也

是也。夫識本無方，雖記認千年而俄頃可去，然則滅火易，不然難去，識易不續難傳。曰：得道易，守道難，信哉。

薛惠曰：性
性見之禪
宗

流者舟也，所以流之者是水，非舟。運者車也，所以運之者，是牛，非車。思者心也，所以思之者，是意，非心。不知所以然而然，惟不知所以然而然，故其來無從。其往無在，其來無從，其往無在，故能與天地本原，不古不今。

心火也，意土也，思亦土也。故所以思之者，是意，非心也。猶舟流因水，車運因牛，而心思因意也。昔人謂車不行，打車即是；打牛即是。今夫心役於思，去心即是去意，即是三教聖人皆主張無意而不主張無心者，肯必有在也。學者當思念之時，推求意之所生，則不知其所以然而然，故其來無從，其往無在。如是則意未嘗有意，意未嘗有意，則思未嘗有思念，未嘗有念，而無思之思，無念之念，與天地之本原，不古不今，而長存矣。視夫絕思斷念，心如土木者，異矣。

劉辰翁曰
悉是妙語

知心無物。則知物無物。知物無物。則知道無物。知道無物。故不尊卓絕之行。不驚微妙之言。

昔人有言曰。若云它是聖。自己却成狂。苟遇卓絕之行。而尊之。聞微妙之言。而駭之。則循迹而不見道矣。蓋道無古今。無聖狂。無言行。前無先達。後無作者。知乎此。則何者爲物。何者爲心哉。

物我交。心生。兩木摩。火生。不可謂之在我。不可謂之在彼。不可謂之非我。不可謂之非彼。執而彼我之則

愚。

心火也。二也。故物我交。而後心生。兩木摩。而後火生。彼有執。以爲心在我。或在彼。又執以爲火在此。或在彼者。不然。則或以爲非我。非彼者。皆愚人也。烏足以識心哉。

無恃爾。所謂利害是非。爾所謂利害是非者。果得利害是非之乎。聖人方且不識不知。而況於爾。

利害心愈明。則親不睦。是非心愈明。則事不成。聖人方且不識不知。而況爾。所謂利害是非者。果得而利害是非之乎。

孫鑪曰夜之所夢

夜之所夢或長於夜心無時生於齊者心之所見皆齊國也既而之宋之魏之晉之梁心之所存各異心無方

邯鄲之夢終身榮辱不知歷幾寒暑矣既覺則黃梁未熟特片時爾心豈有定時耶楚人之子生長楚國引而置之莊岳之間數年雖日禿而求其楚不可得矣心豈有定方耶世有執時執方以求心者安足以識心哉

薛惠曰談理家千秋

善弓者師弓不師羿善舟者師舟不師稟善心者師心不師聖

不能出此

輪扁斲輪之妙父不可傳於子得之心應之手豈可以師傳哉然則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果盡乎日使盡羿之道則不思天下惟羿為愈已也然學聖人者自以為盡聖人之道者如鼠飲河足厭其量耳今善弓者師弓善舟者師舟以喻善心者師心可謂善喻矣弓則有矢的步力之可師舟則有帆柁風水之可法至於心明則覺昏則昧而已孰從而師之哉雖然學者於動靜語默之間向明

覺昏昧處通得一線則心之法有餘師矣

是非好醜成敗盈虛造物者運矣皆因師識執之而

有。於是無遣之猶存。以非有非無遣之猶存。無日

莫莫爾無日渾渾爾猶存。譬猶昔游再到。記憶宛然

此不可忘不可遣善去識者變識為智。變識為智之

說。汝知之乎。曰想。如思。鬼心慄。思盜心怖。曰識。如認

黍為稷。認玉為石。皆浮游罔象。無所底止。譬覩奇物

生奇物想。生奇物識。此想此識。根不在我。譬如今日

今日而已。至於來日。想識殊未可卜。及至來日。紛紛

想識皆緣有生。曰想曰識。譬屋。至月月形入角。特因

識生。始有月形。而彼真月初不在角。胸中之天地萬

物亦然。知此說者。外不見物。內不見情。

天地萬物古今萬事在人胸中。如月形生於犀牛

之角。彼犀不望月而想。則角無由而生月矣。月形

既存於角中。則盡犀之形。不可去也。以喻人之胸

中萬物萬事。忘不得。遣不得。如昔日曾游之景。再

游。則記憶宛然。皆識使然也。且如今日見某事某

物。至於來日所見。殊未可卜。及乎來日。紛紛想識

薛惠曰楞
嚴摩訶中
證或可差
擬

行地青深

皆緣有生。若夫來日未至，事物未有之時，此想此
識根安在哉。然則今日想識皆妄想，妄識明矣。譬
如無鬼思鬼，無盜思盜，本妄想也。而能生慄生怖
之妄情，認黍爲稷，認玉爲石，本妄認也。而能生真
稷真石之妄識，然則覩奇物見奇事，何異夫妄情
妄識耶。執而有之，印於心府，可謂不智矣。知乎此
則知變識爲智之說矣。變識爲智，則外不見物，內
不見情。

物。生。於。土。終。變。於。土。事。生。於。意。終。變。於。意。知。夫。惟。意。
則。俄。是。之。俄。非。之。俄。善。之。俄。惡。之。意。有。變。心。無。變。意。
有。覺。心。無。覺。惟。一。我。心。則。意。者。塵。往。來。爾。事。者。歛。起。
滅。爾。吾。心。有。大。常。者。存。

識生於意，意生於心，善去識者去其識之所生之
母而已矣。譬如物生於土，則終變於土，識生於意
終變於意，事之是非善惡，雖以識分辨之，而莫不
皆隨意變也。意在是非，則識隨而在是非，意在善
惡，則識隨而在善惡，是則子隨母轉也。然意雖有
變，心未嘗變，意雖有覺，心未嘗覺，知心無變無覺

則意如塵之往來事如歛之起滅皆不足以動吾心君而我心惟一蓋有大常者存焉爾

情生於心。心生於性。情波也。心流也。性水也。來于我者如石火頃。以性受之。則心不生。物浮浮然。

後世言性者皆曰性生於心。以心爲母。性爲子。謂如五常之性根於一心。皆未達夫真性之所以爲性。三教聖人發明性真。如出一口。而賢人膠之爲其所。所以未入聖域。歟。孔子言窮理而後盡性。理者心也。與孟子言盡其心者。知其性。知其性則知天

意同。釋氏言明心然後見性。故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與今言心生於性。皆以性爲母。心爲子也。而尚恐學者未明。又以水喻之。曰性水也。心流也。情波也。則本末次第歷然易辨矣。苟事物來于我。而以心應之。不亦勞乎。天下之事物無窮。吾心之精神有限。以有限對無窮。吾心殆矣。惟聖人以性受之。則心不生。而事物浮浮然。不能入吾之靈府矣。賢愚真僞。有識者。有不識者。彼雖有賢愚。彼雖有真僞。而謂之賢愚真僞者。繫我之識。知夫皆識所成。故

雖真者亦偽之。

人之賢者可慕可重。愚者不必慕不必重。事物之真者易留意而難忘。事物之偽者不甚着意而易忘。所以區別賢愚真偽者皆識情使然也。苟知識情所使則雖賢者亦愚之。真者亦偽之。則變識為智而忘之矣。

心感物不生。心生情。物交心不生。物生識。物尚非真。何況於識。識尚非真。何況於情。而彼妄人於至無中執以為有。於至變中執以為常。一情認之。積為萬情。

萬情認之。積為萬物。物來無窮。我心有際。故我之良

心受制於情。我之本情受制於物。可使之去。可使之

來。而彼去來初不在我。造化役之。固無休息。殊不知

天地雖大。能役有形而不能役無形。陰陽雖妙。能役

有氣而不能役無氣。心之所之則氣從之。氣之所之

則形應之。猶如太虛於一炁中變成萬物。而彼一炁

不名太虛。我之一心能變為氣。能變為形。而我之心

無氣無形。知夫我之一心無氣無形。則天地陰陽不

能役之。

孫鑿曰。洒
洒道來語
多高明

天地雖大，陰陽雖妙，能役有形，氣者不能役無形。氣者而我之一心，無形無氣，天地陰陽尚不能役，而反受制於情，受役於物，何耶？於至無中，執以爲有，於至有中，執以爲常，因識生情，因情着物，物來無窮，造化無定，使去使來，不得自在。或者謂我之一心能變爲氣，能變爲形，既爲氣矣，既爲形矣，役於五行，拘於陰陽，盛衰往來，初不在我，造化役之，安能自由哉？噫！如繪塑師，幻像鬼神，自生怖畏，殊不知我之一心，本同太虛，太虛於一炁中，變成萬物，而彼一炁不名太虛，昧者直以一氣名而太虛。

焉能逃天地陰陽之役哉

人之平日，目忽見非常之物者，皆精有所結，而使之然。人之病日，目忽見非常之物者，皆心有所歉，而使之然。苟知吾心能於無中示有，則知吾心能於有中示無。但不信之，自然不神。或曰：厥識既昏，孰能不信。我應之曰：如捕蛇師，心不怖蛇，彼雖夢蛇而不怖畏。故黃帝曰：道無鬼神，獨往獨來。

瞪目發勞，勞久精結，故忽見非常之物，與彼病目

見空中花及第二月無以異也。又有心有所歉，忽見冤尤之形，皆無中示有也。既見矣，孰能不信？如捕蛇之師，雖夢蛇不畏者，習慣如自然也。昔有人居山習定，而山精現，恠異之形，變化百種，魔撓其人。其人瞑目不視，曰：汝之伎倆有盡，我之不聞不見，無窮。山精退不復見，此卽有中示無，惟不信之自然不神也。若夫卽吾心中可作萬物，而見嬰兒媼女、青龍白虎等物者，皆自我作之，有無在我與

不見非常之物者，異矣。然聖人觀此，猶且見如不見，豈非道無鬼神，獨往獨來是也。

思慮日變，有使之者，非我也。命也。苟知惟命，外不見我，內不見心。

人之思慮，日日不同，莫之致而致也。孰使之哉？命也。既曰命矣，則由我乎？不由我乎？使我命在天，思慮不由我，若我命在我，則何思何慮？故外不見我，內不見心。

譬如兩目能見天地萬物，暫時回光一時不見。

此章當連前章爲一章，謂人有思慮，譬如兩目能

見天地萬物若能回光反照則天地萬物一時不見是則何庸思慮哉但世人知此機者鮮矣目視雕琢者明愈傷耳聞交響者聰愈傷心思玄妙者心愈傷

此章亦與上章意連謂目不能反照而視雕琢者明愈傷耳不能反聽而聞交響者聰愈傷心不能無念而思玄妙者心愈傷三章相續其義始圓勿以我心揆彼當以彼心揆彼知此說者可以周事可以行德可以貫道可以交人可以忘我

以我心揆彼則人之識見各各不同人我既分可睦斯判安能周事哉事且不周况交人乎况行德貫道乎惟以彼心揆彼此聖人無我之學也如是則何事不周何人不交何德不行何道不貫哉天下之理小不制而至於大大不制而至於不可制故能制一情者可以成德能忘一情者可以契道

天下之事無不起於小而至於大學者但知防患於微而不知制情於微能制一情可以成德能忘一情可以契道制一情者謂情始萌卽制伏之使

不至於爲惡故可成德。志一情者情未萌也。情既未萌則不待忘而忘之矣。情忘心空故可契道也。

六七篇

凡十六章

七者食也。食者形也。

關尹子曰。世之人以我思異彼思。彼思異我思。分人我者。殊不知夢中人亦我思異彼思。彼思異我思。孰爲我。孰爲人。世之人以我痛異彼痛。彼痛異我痛。分人我者。殊不知夢中人亦我痛異彼痛。彼痛異我痛。孰爲我。孰爲人。爪髮不痛。手足不思。亦我也。豈可以

自快

此亦死

思痛異之。世之人以獨見者爲夢。同見者爲覺。殊不知精之所結。亦有一人獨見於晝者。神之所合。亦有兩人同夢於夜者。二者皆我精神。孰爲夢。孰爲覺。世之人以暫見者爲夢。久見者爲覺。殊不知暫之所見者。陰陽之炁。久之所見者。亦陰陽之炁。二者皆我陰陽。孰爲夢。孰爲覺。

昔人有不識我而求我者。以色求之。不得。又以聲求之。不得。又於臭味覺意求之。俱不得。然後知我之爲我。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搏之不得。而橫執以

爲我者皆妄也。安識所謂真我哉。今夫世之人以能思能痛者爲我，以不能思不能痛者爲非我，兩失之矣。能思能痛者果我乎？我本無意無念，思從何來？是則妄有緣塵於中，積聚徂習爲思，非我真有是思也。我本無相無體，痛從何起？是則妄有血氣於中，假合觸覺爲痛，非我真有是痛也。然則不能思不能痛者果非我乎？爪髮不痛，手足不思，亦我也。夢中天地萬物不思，夢中之人神鳥獸不痛，亦我也。豈可以人我異之？世之人以獨見暫見

者爲夢，以同見久見者爲覺，亦兩失之矣。獨見暫見者果夢乎？我本無夢，蓋因陰因夜，因寐與識相緣，而有是夢也。我本無覺，蓋因陽因晝，因寤與見相緣，而有是覺也。然則同見久見者果非夢乎？神之所合，亦有兩人同夢於夜者，陰陽結習，亦有天地萬物久見於夢者，豈可以覺夢異之？人與我不異，覺與夢不殊，然後知遍虛空世界，天地人物無一物非我之真，無一物是我之已而已矣。

好仁者多夢松栢桃李，好義者多夢兵刀金鐵，好禮

似術此然
語亦精

者多夢。簞簞籩豆，好智者多夢。江湖川澤，好信者多。夢山岳原野，役於五行，未有不然而者。然夢中或聞某事，或思某事，夢亦隨變。五行不可拘，聖人御物以心，攝心以性，則心同造化，五行亦不可拘。

世人不能逃陰陽五行者，以心有所思而役於事物也。傳曰：寇莫大於陰陽，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又曰：五賊在心，施行乎天。是則五賊生於陰陽，而人之所以思不着事，即着物，事物不出於五行，所以為五賊所役而不能逃也。是賊也在陽則為覺，在陰

則為夢。在覺為事，在夢為物。如好仁者多夢松楸之類，皆役於五行也。雖役於五行，而夢中忽聞別事，忽思它事，識見變遷，則夢亦隨變。五行亦不能拘。知夢中之五行不能拘，則若事若物皆可以御而役之，而不役於事物也。不役於事物，則陰陽五行烏能為寇為賊哉。聖人御事物不以思而以心，攝心不以念而以性，此其所以心同造化，而五行不可拘歟。

汝見蛇首人身者，牛臂魚鱗者，鬼形禽翼者，汝勿怪。

楊慎曰
此怪

此。恠。不。及。夢。夢。恠。不。及。覺。有。耳。有。目。有。手。有。臂。恠。尤。矣。大言不能言。大智不能思。

天不言而日月運。四時行。天雖不言而日月運。四時行。乃大言矣。聖人不思而得。聖人雖不思而能得。乃大智矣。今有人見夫未嘗見者。如蛇首人身之類。必以為恠矣。不思夫形寢神息之時。忽有所夢。天地人物從何而生。從何而見。世人習慣。不以為恠。細推詳研。吾之精神本自清明寧一。而化為是夢。豈不甚可恠哉。知夢為恠矣。今觀我之形。有

耳有目。有手有臂。視聽動止。比之夢中所見。一有實。豈不尤可恠耶。况口之能言。心之能思。其為恠。有不可勝言者矣。或曰。吾道與之貌。天與之形。雖具耳目手足。反而思之。不見其為有也。如是則恠可去乎。愚荅曰。道甚麼。或人再舉前問。愚曰。大言不能言。大智不能思。或者喏然而退。

有人問於我曰。爾族何氏。何名。何字。何食。何衣。何友。何僕。何琴。何書。何古。何今。我時默然不對一字。或人扣之不已。我不得已而應之曰。尚自不見我。將何為。

孫鑰曰
便
其禪宗問

關尹子

卷下

十七

我所。

人有真我，雖聖智未易自見也。人惟不能自見，故或以色求我，或以音聲求我，轉不可得而見矣。况問我以氏族名字衣食友僕琴書古今哉，宜乎聖人嘿然不對，是不對也。乃所以深對也。或者不喻聖人之意，而扣之不已，夫扣之不已者，疑乎信乎，以為信耶，彼之我，即我之彼也。彼之彼，即我之我也。彼彼不能相我，則我我不能喻彼矣。以為疑耶，則我以不我對，而不對以我對，我以對非對，則以不對對，又何疑焉。而扣之不已耶。聖人於是自其妄見而喻之，謂彼以見見我，不以不見見我，以見不見我，見我之處，不以不見見我，不見之所，乃應之曰：我尚不見我，將何為我所噫，是亦第二義矣。形可分可合，可延可隱。一夫一婦可生二子，形可分。一夫一婦，二人成一子，形可合。食巨勝則壽，形可延。夜無月火，人不見我，形可隱。以一炁生萬物，猶棄髮可換，所以分形。以一炁合萬物，猶破唇可補，所以合形。以神存炁，以炁存形，所以延形。合形於神，合神於

楊慎曰可
坐二子二
人成一子
髮髮可換
破唇可補
靜語精奇

無所以隱形。汝欲知之乎。汝欲爲之乎。

學道有三品。上品者以神爲主。中品者以炁爲主。下品者以形爲主。以神存炁。以炁存形。所以延形。合形於神。合神於無。所以隱形。二者雖有微妙之分。然皆以神爲主。上品也。以一炁生萬物。以一炁合萬物。如採祖炁。服元炁。閉胎息。襲氣母之類。皆以氣爲主。中品也。食巨勝則壽。無月火則隱。如服食金石草木。存意形中。一處皆以形物爲主。下品也。然三者之中。至清者神。至濁者形。半清半濁者

氣。夫以至濁之形。猶可合。可分。可延。可隱。而况於然乎。而况於神乎。學者欲知之。欲爲之。惟其志而已矣。

無有一物不可見。則無一物非吾之見。無有一物不可聞。則無一物非吾之聞。五物可以養形。無一物非吾之形。五味可以養氣。無一物非吾之氣。是故吾之形氣。天地萬物。

五物可以養形。五味可以養氣。則天地之間。無一物非吾之形氣也。至於無一物非吾之見。無一物

魏辰翁曰
謹宗道藏
妙諦如此

怪奇而
慎曰語

非吾之聞則聞與見果何物耶以為形可聞見乎
則死屍胡不能聞見也以為氣可聞見乎則噓呵
胡不能聞見也是則形氣之外別有物焉為之主
張乎是維持乎是然則是物果安在哉經不云乎
恍恍惚惚其中有物杳杳冥冥其中有精欲識是
物精神是也然神無我也即天地萬物之色以見
吾神精無人也即天地萬物之聲以聞吾精是故
吾之形氣天地萬物吾之精神萬物聲色

耕夫習牛則獷獵夫習虎則勇漁夫習水則沈戰夫
習馬則健萬物可為我我之一身內變螻蚋外烝
蚤虱則蠹魚癭則鼠螳我可為萬物

人之形本非我有習於物則與物俱化病於氣則
與氣俱化昔人有繪虎入神化為虎者是習牛則
獷之意也昔人有患癩破之其中皆蝨者是外烝
變螻蚋之類也習則與物俱化病則與氣俱化而
世人執有其身妄認為已有者又豈悟夫天地之
委形哉

我之為我如灰中金而不若礦砂之金破礦得金淘

砂得金。揚灰終身無得金者。

不知我無我而盡智求我者如揚灰求金終身不可得也。知無我而不求我則如金藏於礦砂玉隱於石璞昔人以喻水中鹹味色裏膠青畢竟是有不見其形可謂善喻矣。

一蜂至微亦能游觀乎天地一鯨至微亦能放肆乎大海。

蠢動含靈皆具是心皆具是道昔人謂魚鳥之向

此蟲看時上建立世界蓋以形觀之則有巨細之

分以心論之則無小大之辯故一蜂可游觀一

一鯨可放肆大海豈可以形微而輕賤之哉

土偶之成也有貴有賤有士有女其質土其壞土人

哉。

人之遇人有貴賤男女之相而起愛惡尊卑之念

者分別於識而不照於智也今遇土偶之人亦有

貴賤男女之相而不起愛惡尊卑之念者知其質

為土而有為之之智也前章有言曰知夫皆識所

成故雖真者亦偽之此變識為智之妙用也

溪錄曰東
坡云以船
借船船不
行似本此

目自觀。目無色。耳自聽。耳無聲。舌自嗜。舌無味。心自

揆。心無物。衆人逐於外。賢人執於內。聖人皆僞之。
目逐於色。耳逐於聲。舌逐於味。心逐於物者。衆人
也。目內視。自觀。耳反聽。自聽。舌收津。自嗜。心攝念
自揆。賢人也。逐於外者。固非。執於內者。亦妄。先達
有詩云。雖然放下外塵勞。內又縈心兩何異。是以
聖人皆僞之。

我身五行之炁。而五行之炁。其性一物。借如一。所可
以取水。可以取火。可以生木。可以凝金。可以變土。其

性含攝。元無差殊。故羽蟲盛者。毛蟲不育。毛蟲盛者。

鱗蟲不育。知五行互用者。可以忘我。

人一身之中。具五行之炁。所主所應。岐之則五。其
互相含攝。元一性也。如金鎔之得水。擊之得火。木
絞之得水。鑽之得火。是也。至於鳥獸蟲魚。莫不皆
然。比之人。則有偏盛之稟耳。偏於火者。爲羽。偏於
金者。爲毛。偏於水者。爲鱗。朱雀在南。白虎在西。之
類。是也。偏盛於此。則不育於彼。是知人與萬物。各
具五行。而五行之炁。輪環互用。回視我身。皆五行

黜辰翁曰
辯幽妙不
可說

之烝假合而成而昧者執有此身豈不惑哉知此
說者可以忘我

枯龜無我能見大知磁石無我能見大力鐘鼓無我
能見大音舟車無我能見遠行故我一身雖有智有
力有行有音未嘗有我

枯龜磁石鐘鼓舟車皆物也焉能有爲乎所以見
大知大力大音大行者物感之故也人於事物未
形之時無思無爲寂然何有一旦物感而動事激
而發則智力言行見矣智力言行雖見實事物也

於我何有哉故曰未嘗有我

蜮射影能斃我知夫無知者亦我則溥天之下我無
不在

通天地之間一氣耳豈有無虛實能間之哉世人
執六尺之軀以痒疥覺觸者爲我之有且爪與髮
我之實有也何割之而不痛影非我之實有也何
蜮射之而斃我世人見之於著不見之於微知乎
此則知無知者亦我也故曰溥天之下我無不在
心憶者猶忘飢心念者猶忘寒心養者猶忘病心激

者猶忘痛。苟吸炁以養其和。孰能飢之。存神以滋其
暖。孰能寒之。養五藏以五行。則無傷也。孰能病之。歸
五藏於五行。則無知也。孰能痛之。

人之飢寒病痛。皆出於妄心。若夫心憶猶能忘飢
之類。是則以妄止妄之說也。苟知夫我之妄心。皆
出於五行。而以五行勝之。則妄心可以消釋矣。故
吸氣以養和。則可以忘飢。存神以滋暖。可以忘寒。
是則以金實土。以火勝水之術也。養五藏以五行
可以愈病。是則生尅補瀉之法也。歸五藏於五行。

可以忘病。是則形氣無我之道也。若夫不吸炁而
飽。不存神而暖。不養五藏以愈病。不歸五行以忘
痛。非天下至精至通之士。其孰能與於此。
人無以無知無爲者爲無我。雖有知有爲。不害其爲
無我。譬如火也。躁動不停。未嘗有我。

此篇逐章言形食而論無我之說。詳矣。聖人又慮
學者執無我如木石。故於卒章重發明無我之妙
用。以爲譬如火也。雖躁動不停。未嘗有我。若人達
此妙用。雖終日言行施爲。不害其爲無我。噫。莊子。

所謂深知無心者矣

○七釜篇 凡十三章

釜者化也

道本至無。以事歸道者。得之一息。事本至有。以道運事者。周之百為。得道之尊者。可以輔世。得道之獨者。可以立我。知道非時之所能拘者。能以一日為百年。能以百年為一日。知道非方之所能礙者。能以一里為百里。能以百里為一里。知道無氣。能運有氣者。可以召風雨。知道無形。能變有形者。可以易鳥獸。得道

劉辰翁曰
養德養生
家之微言

之清者。物莫能累身。輕矣。可以騎鳳鶴。得道之渾者。物莫能溺身。冥矣。可以席蛟鯨。有即無。無即有。知此道者。可以制鬼神。實即虛。虛即實。知此道者。可以入金石。上即下。下即上。知此道者。可以侍星辰。古即今。今即古。知此道者。可以卜龜筮。人即我。我即人。知此道者。可以窺他人之肺肝。物即我。我即物。知此道者。可以成腹中之龍虎。知象由心變。以此觀心。可以成女嬰。知炁由心生。以此吸神。可以成鑪冶。以此勝物。虎豹可伏。以此同物。水火可入。惟有道之士。能為之。

亦能能之而不爲之。

易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孟子曰聖而不可知之謂神。今天下之學者去聖愈遠望道而未之見。覲其庶幾聖人者絕代無聞焉。而况不可知之神。故言神者例以孔子不語。惟力亂神絕之。故知道之士絕口不言。至於生死之說亦秘而不傳矣。且孔子果不言神乎。果不言生死乎。如曰知死生之說。如曰陰陽不測之謂神。鼓之舞之以盡神。皆孔子之言也。今聖人於七釜一篇備言變

化之道。蓋釜者資水火以變物之器也。後世學者觀之不驚其言者鮮矣。或者指爲異端。僞書宜哉。莊子有言曰。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鐘鼓之聲。豈惟形骸有聾瞽哉。夫知亦有之。其是之謂歟。易不云乎。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卽以事歸道者。得之一息之理也。以道運事者。周之百爲。卽能成天下之務。一致而百慮也。得道之尊獨者。可以輔世立我。卽輔相天地之宜。聖人之大寶曰位也。道非時之所能拘。非方之所能礙。卽通

乎晝夜之道而知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之謂也可
以召風雨侍星辰卽風以散之雨以潤之可與佑
神之謂也可以易鳥獸騎鳳鶴席蛟鯨制鬼神則
精氣爲物游魂爲變知鬼神之情狀之謂也可以
入金石卽兌爲金艮爲石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
成萬物之謂也可以卜龜筮卽卜筮尚占受命如
響之謂也學者能知乾坤一闔一闢謂之變則知
坎離交遇水火相射山澤通氣雷風相搏之機然
後知我之震兌卽他人之肺肝能入震兌之神則

可以窺他人之肝脾矣我之魂鬼卽龍虎之精英
能疑鬼鬼之炁則可以化腹中之龍虎矣坎之中
有嬰兒離之中有姪女能取坎中之實以點離中
之虛則女嬰相見各現其形是道也因運神火照
入坎中驅逐陰中之陽飛騰而上至神火本位遇
陽中之陰擒制交結如金烏搗兔磁石吸鐵二炁
紐結而生變化或現女嬰之象或呈龍虎之形變
化萬端飛走不定往來騰躍不出鼎爐當是時則
當鼓動巽風助吾離火猛烹極鍛鍊成真丹凝成

至寶是道也。其中有觀心吸神二用，皆助火候之
力者。釋氏觀法觀心，似是而非。方士之服炁嚙津，
棄本逐末，安識運神火以觀真心，鼓巽風以吸真
神之妙用哉。丹成之後，自然可以伏虎豹，可以入
水火，是皆性命之秘，間有形於易書者。易不云乎
非天下至神至精至變至通，其孰能與於此。苟非
其人，道不虛行。故曰：惟有道之士能爲之，聖人欲
顯諸仁，藏諸用以盡內勝外王之道。故曰：亦能能
之，而不爲之。

方廣曰幽
怪怪理
以深

人之力有可以奪天地造化者。如冬起雷，夏造冰，
屍能行，枯木能華，豆中攝鬼，杯中釣魚，畫門可開，土
鬼可語，皆純炁所爲。故能化萬物，今之情情不若，亦
炁所爲。而炁之爲物，有合有散。我之所以行炁者，本
未嘗合，亦未嘗散。有合者生，有散者死。彼未嘗合，未
嘗散者，無生無死，客有去來，郵常自若。

列子問至人潛行不窒，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
而不慄，何以至此。關尹答曰：是純炁之守也。非智
巧果敢之列。夫人拘於形，則不能變化。若夫鍊形

為炁使形盡化炁則聚成形散為炁矣故能化萬物今觀雲之變化則知炁之變化也且蜃之為物不靈於人而猶積氣之久可以化樓閣人物以為海市至於鷹化為鳩豹變為虎蟻化為蟬魚化為龍鳥獸蟲魚尚能奪天地之造化人反不若何耶以六欲七情內賊其天真五行六塵外鑠其神氣雖間有知道者能制精葆神鍊形化炁而作輟不常十寒一曝求其純乎化炁雖億兆人中而求一人不可得矣是道也賢愚貴賤皆可為之其道不

遠今之情情不停皆此物也蓋有非此物者存乎

其中學者知乎此則知吾之所以行炁者知所以行炁則知所以鍊炁知所以鍊炁則知所以化炁成醇矣是寶也不隨炁合不隨炁散不逐形生不逐形死故曰客有去來郵常自若

有誦呪者有事神者有墨字者有變指者皆可以役神御炁變化萬物惟不誠之人難於自信而易於信物故假此為之苟知惟誠有不待彼而然者

人之精神何所不至哉惟昧者不自知爾世有誦

孫鑛曰墨
字變指字
俱異

况事神墨字變指之類人以為神靈蓋信於物而不自信也殊不知彼之神者靈者皆我之至精至誠役之御之而能靈也化書云神猶母也氣猶子也。以神召氣如母召子孰敢不至此亦役神御氣之道也苟知為我之精誠豈區區信於物也哉人之一呼一吸日行四十萬里化可謂速矣惟聖人不存不變。

天地之大不可以程度計今云一呼一吸日行四十萬里則人一晝一夜凡一萬三千五百息日行五千四百兆里為一洞天昔人以表影長短驗日之行度遠近亦以世之尋丈為準既可以尋丈計則可以步里計矣愚妄以謂日行四十萬里豈得無奇是蓋總其大數爾若果有奇則恐滿五千五百兆里之數則與易之天地之數五十有五合矣日月五星離合順逆聖人皆能測而為曆而昧者莫不見莫能知也故陰符經云天下莫不覓莫能知者是也夫速莫速於大化昔人謂揭天地以趨新負山嶽以舍故造化無斯須不移也萬物無暫

孫賓曰子
處而于歲
化家非語
大近

忽不變也。山川日更矣，而世人以為如昨。時世日
新矣，而世人以為如故。今交一臂而失之者，皆在
冥中去矣。故向者之我，非復今我。今日之我，非復
故吾矣。是則我與今俱往矣，而昧者不知。橫謂今
日所遇可係而存，安知一息之頃而大化以行。四
十萬里哉，惟聖人不逆化而存，亦不順化而變。故
曰：不存不變。

青鸞子千歲而千歲化，桃子五仕而心五化。聖人宿

事去物，豈不欲建立於世哉？有形數者，懼化之不可

知也。

有形有數者必化，在聖人不欲苟免也。何則？既謂
之形必有數焉，非我所有也。天地之委蛻也，天地
且不能停化，而形豈能為化哉？雖然，聖人假眾物
以游世，對五行以寓形，應萬事不敢為天下先，故
不為主而為賓也。御萬物而不為萬物所役，故立
於獨而無待也。為賓則如寄，謂來去自如，爾無待
則無耦，謂存亡不二，爾如是則若形若數，豈能拘
哉？而聖人猶不欲久立於世者，視此形軀為吾大

患懼化之不可知也。青鸞子古之得道之士也。住世千歲而千歲化。卽此意也。若夫桃子五仕而心五化者。如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曾子再仕而心再化。意同。

萬物變遷。雖互隱見。炁一而已。惟聖人知一而不化。此章意連上章。謂有形之物。雖互隱見。而一炁在天地間。未嘗化也。一炁猶且不化。况吾之非炁者乎。何謂非炁。炁之所自生者。前篇已詳述之矣。聖人此章明吾之真靈。若寓於形。則雖千年亦化。寓

於炁。則一而不化也。

吾意曰
頃刻止於
本爪生髮
髮定髮止

爪之生髮之長。榮衛之行。無頃刻止。衆人皆見之於著。不能見之於微。聖人任化。所以不化。

衆人徒見天地日月化行之速。此著而易見者也。而不知吾之榮衛晝夜之間。行陰二十五度。行陽二十五度。凡一萬三千五百息。脈絡之循環運轉。無頃刻止。故爪之生髮之長。無暫忽停。此微而難見者也。孰能逃之哉。惟聖人不存不變。任彼自化。所以無化。

室中有常見聞矣。既而之門之鄰之里之黨。既而之郊之山之川。見聞各異。好惡隨之。和競從之。得失成之。是以聖人動止有戒。

聖人之聞見。未嘗異於衆人。衆人之聞見。隨處變異。而生好惡和競得失之心。使聖人異於衆人。而隨處不生好惡和競得失之心。則有心矣。有我矣。此賢人不動心之學。望聖人而未至者也。若夫聖人則出門同人。隨人好惡。從人和競。成人得失。如老子之人號亦號。人笑亦笑。孔子之耳順。從心到。

子從師三年。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從師五年。心更念是非。口更言利害。此皆聖人不異衆人。衆人不異聖人之說也。何嘗以聞見自異哉。聖人之所謹者。不妄出戶庭而無咎。不妄同人於萃而弗克攻。不妄同人於郊而志未得。危邦不入。亂邦不居。特以動止爲戒而已矣。

譬如大海變化億萬蛟魚。水一而已。我之與物。蔚然蔚然在大化中。性一而已。知夫性一者。無人無我。無死無生。

韓愈曰似
莊似刻

世語愈
本意

昔人有言曰魚龍不知水為命猶人在空中不識
空我之與物林然在大化之中性一而已猶蛟魚
生於大海之中水一而已知大海為一水則蛟魚
相忘矣知太虛為一性則人我相忘矣何者為死
何者為生

天下之理是或化為非非或化為是思或化為讎讎
或化為思是以聖人居常慮變

天下無有不變之事亦無有不變之理聖狂之有

去美善天淵生死之不齊美善
變矣管水炭而聖妄念則

化作狂狂克念則化作聖生極則化為殺殺極則

化為生而况是非思讎之間疑心反覆豈不易變

哉昧者執其自是如山之不可移恃其有恩如海

之流不竭未幾是化為非思化為讎而前日自是

之我山俄而化為衆非之海恃恩之人海俄而化

為積怨之山如高岸為谷深谷為陵不期變而變

也吁吁畏哉聖人不執是不辯非不恃恩不念讎

平我山夷人海居天下之常慮事物之變未嘗先

人而嘗隨人其要無咎而已矣

人之少也。當佩乎父兄之教。人之壯也。當達乎朋友之箴。人之老也。當警乎少壯之說。萬化雖移。不能厄我。

人之處世。未免有立身行己。應事接物之爲。苟有我而自用。則一動之頃。吉凶悔吝。隨之。惟有一吉之利。而凶悔吝三者。厄我矣。惟聖人捨己從人。當少時。卽佩父母之教。及其壯也。達乎朋友之箴。至於老也。警其少壯之說。是則自少至老。未嘗有我。萬化雖移。安能厄我哉。

天下之理。輕者易化。重者難化。譬如風雲。須臾變滅。金玉之性。歷久不渝。人之輕明者。能與造化俱化。而不流。殆有未嘗化者存。

輕者。人之魂也。明者。人之神也。魂爲木。所以輕也。神爲火。所以明也。日出於卯。而魂旺。日中於午。而神旺。日晡於申。而魂絕。日沒於亥。而神絕。是則一日之間。而吾之魂神。與造化俱化。而不留矣。惟精與鬼。重而且暗。可以歷久。故能胎魂胎神。至於來日。輕明。魂神復自精。鬼因明因寤。而復生復旺矣。

是則輕而明者假重而暗者爲之母也。使鬼神絕於申亥之間而精鬼壞而不存則來日之鬼神無自而生矣。知道之士知乎此故鍊精鍊鬼爲金爲玉使歷久不渝則吾之鬼神可以永久乘負得其所託而長生矣。參同契吉人相乘負安穩可長生是則鍊精鬼爲金玉則吾身爲大吉之身而乘負吾之鬼神矣。所以太乙火符修鍊金丹只鍊二物者鍊精與鬼也。并土爲三物爾參同契謂其木三遂不入火二與之俱者木三之鬼與火二之神不須

鍛鍊不入鑪鼎而在鑪鼎之外周天運火者乃神與鬼也。鬼三神二合之成五所以能周天運火而不昧精水之一與鬼金之四亦合之成五所以能化金液以成丹如是四物俱能成五者實假中宮土五以成變化。張悟真謂只緣彼此懷真土遂使金丹有返還者此也。又曰東三南二同成五北一西方四共之戊己自居本生位三家相見結嬰兒。知此理然後知吾身殆有未嘗化者存二幼相好及其壯也相遇則不相識二壯相好及其

語列却
此準樸

老也。相遇則不相識。如雀鵠鷹鳩之化。無昔無今。人之形體亦天地間一物爾。無頃刻不與造化俱化者也。幼時顏貌。至壯則異。壯時顏貌。至老則殊。如雀鵠鷹鳩。隨四時陰陽之氣。變化形體。不得自如也。安有今昔之同哉。然則吾之形容。與今俱往矣。與物俱化矣。可不覺乎。

○八籌篇 凡六章

籌者物也

關尹子曰。古之善操著灼龜者。能於今中示古。古中

目在
是之其秘

示今。高中示下。中示高。小中示大。大中示小。一中示多。多中示一。人中示物。物中示人。我中示彼。彼中示我。是道也。其來無今。其往無古。其高無蓋。其低無載。其大無外。其小無內。其外無物。其內無人。其近無我。其遠無彼。不可析。不可合。不可喻。不可思。惟其渾淪。所以為道。

易曰。探賾索隱。鈎深致遠。成天下之亶亶者。莫大乎著龜。如是則著之與龜。可以喻道矣。是物也。本枯莖朽骨爾。靈從何來。聖從何起。今焉能於今中

示古古中示今是則其來無今其往無古而彰往
察來也能於高中示下下中示高是則其高無蓋
其低無載而上下無常也能小中示大大中示小
是則其大無外其小無內而齊小大也能一中示
多多中示一是則錯綜其數一致百慮也能人中
示物物中示人是則其外無物其內無人而無有
遠近幽深遂知來物也能我中示彼彼中示我是
則其近無我其遠無彼而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
乎邇則靜而正也然則枯莖朽骨何其神哉是神

也存乎枯莖朽骨之中不可析不可合不可喻不
可思如妙道之存乎人之血肉形體之中而不可
析合不可喻思也易不云乎著之德圓而神惟其
渾淪所以為道

無窮曰壽
固小具而
較此精與
係考

水潛故蘊為五精火飛故達為五臭木茂故華為五
色金堅故實為五聲土和故滋為五味其常五其變
不可計其物五其雜不可計然則萬物在天地間不
可執謂之萬不可執謂之五不可執謂之一不可執
謂之非萬不可執謂之非五不可執謂之非一或合

之或離之。以此必形。以此必數。以此必氣。徒自勞爾。物不知我。我不知物。

五行之在天地間。其常五。其變不可勝計。其物五。其雜不可勝計。總其綱領。則水蘊為五精。火達為五臭。木華為五色。金實為五聲。土滋為五味。然萬物在天地間。不可勝計。皆自五行錯雜而生。或合之。或離之。不可執謂之五。不可執謂之萬。不可執謂之一。又不可執謂之非五。非萬。非一。若分別其物。必其數。必其氣。徒自勞爾。故曰物不知我。我不

知物

齊論曰。素問九氣之論此更奇

即吾心中。可作萬物。蓋心有所之。則愛從之。愛從之。則精從之。蓋心有所結。先凝為水。心慕物。涎出。心悲。物淚出。心愧。物汗出。無暫而不久。無久而不變。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相攻相尅。不可勝數。嬰兒。藥女。金樓。絳宮。青蛟。白虎。寶鼎。紅爐。皆此物。有非此物存者。

陰符經曰。天有五賊。見之者昌。五賊在心。施行於天。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然則五行之妙用。靈

哉神哉人患不知其机爾知其机而制之則五賊皆為吾用而嬰兒藥女金樓絳宮青蛟白虎寶鼎紅爐皆見其形而不能隱故曰見之者昌見之者見吾身之精神魂氣凝於神水結而成象現於黃庭之中也是物也猶在腎感愛而為精在目感悲而為淚在鼻感風而為涕在身媿物而為汗一同是理皆出於心有所之而神水隨應也如幼年所見景物至壯至老猶能夢見終身不忘者即人於心凝結神水無暫而不久無久而不變也但必有

所之與心無所之不同爾若夫擒制五賊鍛鍊五行惟一心不動神水自凝然後五賊見形千變萬化矣是道也雖皆五行之物所化而滅然自有非此五行之物者存乎其中為之主宰

鳥獸俄呦呦。俄旬旬。俄逃逃。草木俄茁茁。俄停停。俄蕭蕭。天地不能留。聖人不能繫。有運者存焉。爾有之在彼。無之在此。鼓不桴則不鳴。偶之在彼。奇之在此。桴不手則不擊。

聖人觀化所以無化。化之運於形氣之間也。天地

楊慎曰旬
句逃逃字

不能留。聖哲不能繫。今觀夫鳥獸呦呦而鳴，
旬旬而來，逃逃而去，與夫草木茁茁而芽，
亭亭而茂，蕭蕭而枯，皆俄然爾化，可謂速矣。
然聖人所以無化者，如鼓不桴則不鳴，
有在彼無在我也，桴不手則不擊，
偶在彼奇在我也。前篇曰：手不觸刃，刃不傷人，
與此同旨。

均一物也。衆人惑其名，見物不見道。賢人析其理，見道不見物。聖人合其天，不見道不見物。一道皆道，不執之即道，執之則物。

萬物盈天地間，各具一名，各具一理，見其名而不見其道者，爲物所格。衆人惑其名，見物不見道。賢人析其理，而不見其物者，能格於物。賢人也。聖人則不然，不見所謂道，不見所謂物，合其天而已矣。若夫指一物謂之道，則餘物非道也。惟不執之謂之道，則物物皆道也。若執之以爲道，即物矣。

知物之僞者，不必去物。譬如見土牛木馬，雖情存牛馬之名，而心忘牛馬之實。

物之真僞，生於識。聖人遇物，真者亦僞之，去識也。

楊慎曰：妙甚。

語自具妙

真者且偽之則舉天下之物皆偽矣知天下之物皆偽則何必去物哉如見土木偶形雖有某物之形而心忘某物之實學道之士當對景之時能如是乎

九藥篇 凡三十一章

藥者雜治也

關尹子曰勿輕小事小隙沉舟勿輕小物小蟲毒身勿輕小人小人賊國能周小事然後能成大事能積小物然後能成大物能善小人然後能契大人天既

國辰翁曰
讀之使人
可怖可敬

無可必者人人又無能必者事惟去事離人則我在我

惟可即可未有當繁簡可當戒忍可當勤惰可

此一篇皆藥石之言所以謂之雜治也蓋人之處

世未能去事離人則應事接物之際一動一止有

吉凶悔吝存焉聖人欲人避凶就吉免悔吝之虞

故垂藥石之訓使人服膺而對治之非大聖大智

其孰能如是哉且夫天既無可必者人人又無能

必者事其敢輕小人輕小物輕小事哉孔子曰人

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天猶有春夏秋冬夏旦暮之

斯人者厚貌深情其就義若渴者其去義若熱者
豈可測哉世之輕小人易小物忽小事而至於敗
國忘家喪身失命者多矣故聖人謂能善小人然
後能契大人能積小物然後能成大物能周小事
然後能成大事無非自小以至大自微以至著而
不敢以其小物小人小事而輕忽之也聖人之待
小者且加之謹况其大者乎天下之理未有當繁
之事以簡能了者亦未有當成之事可以強忍爲
之者亦未有當勤之事可以惰惰之者故聖人
於世惟可則可惟不可則不可故於事無可無不
可初何故必哉是則聖人雖日應萬物而不着事
不着物而我在矣

智之極者知智果不足以周物故愚辯之極者知辯
果不足以喻物故訥勇之極者知勇果不足以勝物
故怯

天下之理爭之則不足遜之則有餘聖人之大智
若愚大辯若訥大勇若怯者豈姑爲是偽行哉蓋
知夫智果不足以周物故愚辯果不足以喻物故

孫鑰曰密
理主語所
以爲妙

訥勇果不足以勝物。故怯爾。傳曰：其愚不可及，則智不如愚。十語九中，不如一默。則辯不如訥。柔能制剛，弱能勝強，則勇不如怯。

天地萬物，無一物是吾之物。物非我，物不得不應。我非我，我不得不養。雖應物，未嘗有物。雖養我，未嘗有我。勿曰外物，然後外我。勿曰外形，然後外心。道一而已，不可序進。

善應物者無物，善養我者無我。有物則不能應物，有我則不能養我。何則？物非我物，我非我我。纔外物，便是外我。纔外我，便是外心。若作內觀其心，外觀其形，遠觀其物，則分心。我物為三，未免序進也。道一而已，直下便見，不勞分別一空。總空何必序進哉。

諦毫末者，不見天地之大。審小音者，不聞雷霆之聲。見大者，亦不見小。見邇者，亦不見遠。聞大者，亦不聞小。聞邇者，亦不聞遠。聖人無所見，故能無不見。無所聞，故能無不聞。

人有所見，則有所不見。有所聞，則有所不聞。非神

韓愈曰：死
有之視此
為虛勝

有所限而精有所量也。用吾精神不得其道，爾殊不知凡天地萬物之妙者，皆吾之神。凡天地萬物之有者，皆吾之精。夫如是，則聖人無所見，乃能無所不見，無所聞，乃能無所不聞。學者知之乎？

阿惠曰：一色為目，句佳佳。

目之所見，不知其幾何。或愛金，或愛玉，是執一色為目也。耳之所聞，不知其幾何。或愛鐘，或愛鼓，是執一聲為耳也。惟聖人不慕之，不拒之，不處之。

是章義連前章之旨。聖人慮學者不知無所見，無

所聞為大也。姑以所聞所見喻之。如日之所見不

知其幾何色，而視某物者，執某色以拘其見。耳之所聞，不知其幾何聲，而聽某響者，執某聲以拘其聞。惟聖人不慕彼之聲色，不拒彼之形響，亦不處吾之見聞，則吾之見聞大矣。

善今者可以行古，善末者可以立本。

學者欲行古道，必善今俗。欲返本源，須知末務。苟生於今之世，而違今之俗，則害生矣。只知有本源，而不知有末務，則難立矣。故聖人和光同塵，以善今。泛應曲當，以善末者，乃所以為行古道，立本源。

之地也歟

狡勝賊。能捕賊。勇勝虎。能捕虎。能克己。乃能成己。能勝物。乃能利物。能忘道。乃能有道。

賊以狡勝虎。以勇勝固矣。然則己以何克哉。己者。我身也。克者。能勝也。知我身本何物。則知所以克之之道矣。學者當觀我本無己。因七情六欲緣合而生。欲克我身。先克情欲。前章不云乎。能制一情者。可以成德。能忘一情者。可以契道。此聖人成己之學也。既能成己矣。然後能利物。苟有一物存乎

吾前。則為物勝矣。焉能利物哉。既能成己。又能利物。可以造道矣。然則道可忘矣。道未能忘。焉能有道。

函堅則物必毀之。剛斯折矣。刀利則物必摧之。銳斯挫矣。威鳳以難見為神。是以聖人以深為根。走麝以遺香不捕。是以聖人以約為紀。

堅則毀矣。銳則挫矣。以深為根。以約為紀。皆老子之言。而關尹子復以函刀。鳳麝。以發明老子之旨。使學者盡守。系取虛韜。光無藏之理。以曲全免咎。

而已豈非藥石之言乎

瓶有二竅以水實之倒瀉。閉一則水不下。蓋不升則不降。井雖千仞。汲之水上。蓋不降則不升。是以聖人不先物。

夫滿水於瓶。閉一竅而倒瀉不下者。何哉。蓋水之氣。不宣達而上升。則水亦不能下降矣。與夫井之水。俯而汲之。水可上出。不汲則亦不升矣。聖人懷道。抱德人。能升進上求。則必俯而接之。不求則無由與之矣。此不升則不降也。聖人懷經濟之心。雖

才超 **仰** **呂** 非侯王屈已降志。亦無由而強化矣。此不降則不升也。瓶以升而後降。井以降而後升也。聖人取物爲則。迫而後動。感而後起。此聖人不爲天下先。乃所以爲天下先也。

人之有失。雖已受害於已失之後。久之竊議於未失之前。惟其不恃已聰明。而兼人之聰明。惟其無我。而兼天下之我。終身行之。可以不失。

使睿智聰明如虞舜。猶不自恃。而捨已從人。况餘人乎。世人於既失受害之後。平心自思。自議所以

受禍之端皆恃一己之聰明。用人忽理而致之也。既知既悔，聰明何恃焉。往者不可追矣，而來者猶可爲也。惟屈己持謙，以貴下賤，不恃己能，不執我見，納天下之聰，收天下之明，兼天下之我，用天下之智，終身行之，故無再失。如勾踐保國於會稽，受辱之後，秦穆訥言於峭函，敗師之年，皆其類也。

古今之俗不同，東西南北之俗又不同。至於一家一身之善又不同。吾豈執一豫格後世哉。惟隨時同俗，先機後事，捐忿塞慾，簡物恕人，權其輕重而爲之，自

楊慎曰推
念塞慾語
以易

然合神不測，契道無方。

隨時同俗，先機後事，捐忿塞慾，簡物恕人，是數者與孔子翼易隨時同人，知幾成務，懲忿窒慾，易簡恕忠之言頗同，而學者不知謂道家之學，獨尚無爲，是則將謂聖人執一豫格後世，聖人何心哉。古今四方一家一身，俗尚雖各不同，而聖人權其輕重而爲之制，可從先進則從先進，可拜下則拜下，惟其無可無不可，所以合神不測，契道無方也。孔子不云乎，竊比於我老彭，然則孔老之道，其可以

異觀乎

有道交者有德交者有事交者道交者父子也出於是非賢愚之外故久德交者則有是非賢愚矣故或合或離事交者合則離

道交者聖人也德交者君子也事交者衆人也聖人之交抱道德之至純故天下和同譬如父子天親不但以是非賢愚而離間也若夫賢人君子之交必以德義相合聲氣相同故賢則親愚則疎是則合非則離不出乎賢愚是非之域矣小人之交

非勢利不交也有故而合有故而離莊子曰以利

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其斯之謂歟

勿以拙陋曰道之質當樂敏捷勿以愚暗曰道之晦當樂輕明勿以傲易曰道之高當樂和同勿以汙漫曰道之廣當樂急要勿以幽憂曰道之寂當樂悅豫古人之言學之多弊不可不救

古人之言教不止一端在當時有禽滑釐宋鉞尹文彭蒙田駢慎到墨翟諸家之學今其言不傳至孟子之時止有楊墨二家之言則知禽宋尹彭田

禮曰暢
志中自有
蘊涵在

慎之言。至關尹仲尼之時。已拒絕之矣。敏捷者。如今之禪學問答。所以尚口捷給也。輕明者。如今之騰身踴躍。習觀之類也。和同者。如西域教之六羣。和同也。要急者。如今之參一句話頭。以求頓悟也。悅豫者。如今之放逸曠達。逍遙自在也。是數者。雖非當時古人之教。而其事大率相類。學之多弊。亦不可不救也。

不可非世是已。不可卑人尊已。不可以輕忽道已。不可以訕謗德已。不可以鄙猥才已。

非世者。世亦非之。禍也。卑人者。人亦卑之。辱也。遇輕忽而能忍。自以爲已。有道淺也。遇訕謗而不辯。自以爲已。有德驕也。至於逢鄙猥之人。自以爲已。有才繆也。是五者。皆學者之病也。宜自藥之。困天下之智者。不在智而在愚。窮天下之辯者。不在辯而在訥。

人之多智多辯者。病也。人之能愚能訥者。藥也。智不能困天下之智。辯不能窮天下之辯。以智攻智。以辯敵辯。如火止火。以水止水。奚益哉。昔南唐

選博學辯給之使使本朝我太祖選不識字至愚
至訥武夫對之使辯博之使技無所施即此道也
天不能冬蓮春菊是以聖人不違時地不能洛橘汝
貉是以聖人不違俗聖人不能使手步足握是以聖
人不違我所長聖人不能使魚飛鳥馳是以聖人不
違人所長夫如是者可動可止可晦可明惟不可拘
所以為道

天下道術或尚晦或尚明或尚動或尚止皆自然
之理也聖人觀天之道以時吾神之晦明察地之

利以宜吾形之動止近取諸身既如是則遠示之

人亦莫不然是則神宜明則明之神宜晦則晦之
形宜動則動之形宜靜則止之爾吾之手不能步
足不能握猶魚不能飛禽不能馳也天猶不可使
冬蓮春菊地猶不可使洛橘汝貉而况違我所長
乎而况違人所長乎苟違其形神之所長而強為
之斯害也已道安在哉

少言者不為人所忌少行者不為人所短少智者不
為人所勞少能者不為人所役

多言則爲人所忌，多行則爲人所短，多智則爲人所勞，多能則爲人所役，皆悔吝也，可不謹哉。

操之以誠，行之以簡，待之以恕，應之以默，吾道不窮。應事接物，不可不誠，不誠則喪德，故於誠則操而存之，不可不簡，不簡則勞神，故於簡則行而宜之，不可不恕，不恕則忿，不懲，不可不默，不默則机，不密，盡是四者，吾道何窮哉。

謀之於事，斷之於理，作之於人，成之於天，事師於人，理師於古，事同於人，道獨於己。

謀今之事，當以今之事爲師，如善弓者，師弓，不師羿，善舟者，師舟，不師稟，其式則不遠也，斷事之理，當以古人爲師，古人聖人，揆理曲盡，非今人所及也，事作於人，不得不與人同，其好惡也，既謂之事矣，作之於人，成之於天，在我何敢固必哉，若夫道則在我獨行而已矣。

金玉難捐，土石易捨，學道之士，遇微言妙行，慎勿執之，是可爲而不可執，若執之，則腹心之疾，無藥可療。

學者得一善言，聞一善行，則拳拳服膺，而毋失可。

楊慎曰
淺
愈探

謂好學矣。殊不知此可以成德，不可以入道。道則靈臺皎潔，一物不留，庶可瞻覲。若遇微言妙行，執之於心，是爲腹心之疾，無藥可療。何則？土石易捨，金玉難捐。微言妙行，入人心府，終身不忘。昔人謂一句合頭語，萬劫繫驢韉，信哉。

人不明於急務，而從事於多務。他務奇務者，窮困災厄及之，殊不知道無不在，不可捨此就彼。心外別無道，道外無別心，是道也。散在萬物而聚見於人心，是心也。昭昭於日用之間，起居食息無

不在也。故心爲學者之急務。古人修心，無剪爪甲工夫，蓋時不待人，不容緩也。苟得其修，大而化之，而爲聖，苟不得其修，則流之於卵胎濕化，舉諸世事，復有大於此者乎？世之學者，賤常貴異，急於所緩，緩於所急，貪多尚奇，而從事於外務，縱使得之，遇窮困災厄，且不能免。况度世乎？南華有言：以隋侯之珠，彈千仞之雀，其捨此就彼，棄重就輕，倒置如是，悲夫。

天下之理，捨親就疎，捨本就末，捨賢就愚，捨近就遠。

可暫而已。久則害生。

此章又重發明上章之旨。謂學者亦有捨親就疎。捨本就末。捨賢就愚。捨近就遠。而於道有所得者。可暫而已。久則害生。

劉原翁曰
看他論道
數目便深

昔之論道者。或曰凝寂。或曰邃深。或曰澄徹。或曰空同。或曰晦冥。慎勿遇此而生怖退。天下至理。竟非言意。苟知非言非意。在彼微言妙意之上。乃契吾說。

自古聖賢立言垂訓。所尚不同。同歸於道。有言

然寂然寂者。有言澄湛虛微者。有言空無大同者。有

言晦冥。愈滅者。學者遇此。勿生退怖。道不在言意。

言意。豈能盡道耶。在彼微言妙意之上。乃契聖人

之說。

聖人大言金玉。小言桔梗芣苢。用之當。桔梗芣苢生之。不當。金玉斃之。

湯顯曰小
小着字句
精確有致

聖人之言。精者如金。如玉。麤者如梗。如苢。昔人謂細語及麤言。皆歸無上道。有因麤言而悟道者。有言細語而不悟者。如用藥之當。服草木生之。不當。服金玉斃之。安取乎藥之貴賤哉。惟其當而已矣。

言某事者甲言利乙言害丙言或利或害丁言俱利俱害必居一於此矣喻道者不言

道與事不同事則有利有害故言事則有某言中利某言中害之理至於言道則終無其言中道某言不中道之理故善喻道者不言

事有在事言有理道無在道言無理知言無理則言皆道不知言無理雖執至言為梗為翳

道與事相反如水火晝夜之不侔也學者言道如

言事則誤矣言事則事有所在故事之言有理也

言道則無在無不在則道之言安有所謂理哉若

知夫道無理可言則言言皆道不然則雖執至言

為梗為翳而已

不信愚人易不信賢人難不信賢人易不信聖人難

不信一聖人易不信千聖人難夫不信千聖人者外

不見人內不見我上不見道下不見事

學道自信門入信苟不篤道無由而入矣然而信

聖賢易信狂愚難信至狂愚則吾之信可謂篤矣

然吾之所謂信者非世人之所謂信也世人之所

極曰常
之只是
之歷其後

謂信者信之信也。吾之所謂信者不信之信也。若夫不信狂愚之人則世人皆能信吾之不信也。至於不信賢人則世人未必信吾之不信也。况吾至於不信千萬聖人此則世人尤其難信之法也。惟能信乎不信千萬聖人者其信可謂真信矣。斯人也其亦外不見人內不見我上不見道上不見事者哉。

聖人言蒙蒙所以使人聾。聖人言冥冥所以使人盲。

聖人言沈沈所以使人瘖。惟聾則不聞聲。惟盲則不見色。惟瘖則不音言。不聞聲者不聞道。不聞事。不聞我。不見色者不見道。不見事。不見我。不音言者不言道。不言事。不言我。

昔有學者問於其師曰。有一人負盲聾瘖三者之病來見於師。師何以發藥。師曰。汝近前來。學者近前而立。師以掌示之曰。此何物。曰。掌。師叱曰。汝非三種病人矣。噫。是人聞師語而近前則不聾矣。能見掌則不盲矣。曰。掌則不瘖矣。然其人始發問端。

似知此理及乎被師一勘則本情露矣參同契曰
耳目口三寶塞固勿發通陰符經云九竅之邪在
乎三要可以動靜與此同旨嗚呼安得不聞聲不
見色不音言者與之默會哉

人徒知偽得之中有真失殊不知真得之中有真失
徒知偽是之中有真非殊不知真是之中有真非

天下學者皆知偽得之中有真失偽是之中有真
非故求真得以爲得真是以爲是也殊不知道無
得失無是非纔有得失有是非則是事也非道也

如人學道而忽遇異景異物而橫執以爲真得真
是者往往多遭魔攝而不悟其爲真失真非矣

言道者如言夢夫言夢者曰如此金玉如此器皿如
此禽獸言者能言之不能取而與之聽者能聞之不
能受而得之惟善聽者不泥不辯

此一喻最善與人說道誠如說夢說者曰吾夢極
富貴聽者曰吾且不見吾且不知說者曰吾真有
是夢不可不信聽者曰吾既不見不知何以生信
說者不能取而示之則曰聽者不智聽者不能得

魏鏡曰以
夢喻故多
此較勝

而見之則曰說者不實如是則說者言之不如不言聽者聽之不如不辯昔人謂知道易不言難聞道易默會難故善聽者不於言下求道惟默會其言外之言可也苟泥其言而辯其實烏足以爲善聽善學者哉關尹子特於篇末垂此章爲訓者蓋欲學者觀此玄言不泥不辯惟領會其言外之旨而已矣

圓爾道方爾德平爾行銳爾事

道不圓則不神德不方則不正行不平則不常

四句十二

不銳則不利關尹子述微言妙義既終又慮學者或志於道而忘德或立德而遺行或積行而廢事是則知務本而不知務末未有不因末而害本者也世固有因事之失而虧行者亦有因行之虧而損德者亦有因德之損而妨道者學者豈可只知從事於道而不資德行以相扶助哉又豈可只知積德累行而遇事不加謹哉世亦有志於道而闕提德行與夫失業廢事者安知聖人立言垂訓體用畢備本末具陳如此詳悉耶噫關尹大聖人慈

憐後世之心至矣盡矣不可思議矣學者可不勉旃

大尾



